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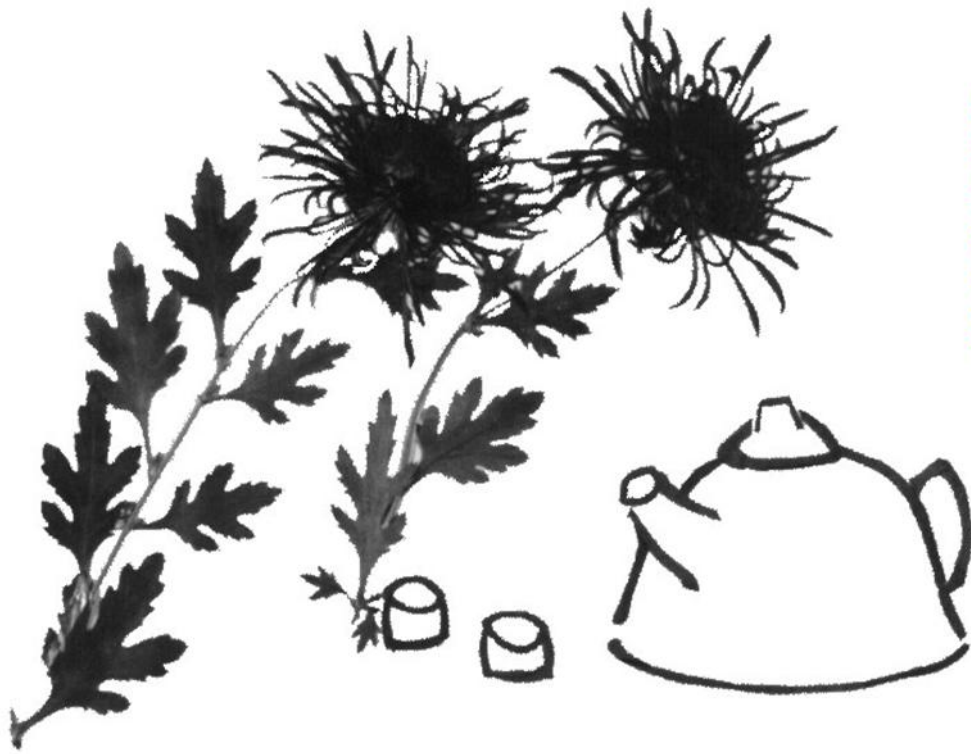
新大陸

49

§ 黑龍江詩人作品輯 §

詩雙月刊

八週年紀念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第四十九期/Dec. 1998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1
詩創作	
羅青	試／一絲喜悅／修剪七里香／飛龍松／苦熱／升 2
尹玲	瘡癩／進入永恆 3
李云楓	人之外 3
秦松	體內外自剖續補 4
伊農	疲勞／情書／蒲公英 4
黃伯飛	尋仙 5
宋非	過客 5
車幼鳴	感恩節的路上／聖誕節前的風 6
莫云	潮聲 6
非馬	萬有引力／光子的獨歌 7
蕭麗芳	不要相信詩中的相逢 7
李元勝	清晨掃地的人／紙質的時間／看見你 8
鄭建青	緣／鈞／偶拾 9
羅寧	遠方 10
雪陽	此時此刻 11
雷默	打水漂／紫金山 12
楊平	在一幅長卷的山水畫軸裡／紅塵·迷走／網路斷線是偉大的事嗎？ 13
秀陶	寫聖誕卡的那天／乾河上的大卵石 20
張耳	不是頭腦也不是激情／木偶的骨頭／充滿希望的旅行／廚房聯席 21
馬蘭	日子 22
陳銘華	大都會博物館／華爾街／Fragile／燭光晚餐 23
遠方	夏日風涼話 24
亞君	風意 24
大車	是誰／羈／離開 25
秦巴子	一個人吃下太多的黑暗／夢遊 26
肖沉	旅行 26
田原	雪的牙齒 27
郭密林	老照片／楚歌 27

徐江	約翰·丹佛 28
蕭瑤	影子 28
小海	邊緣 29
王軍章	鄉景 29
歐陽煜	無題／To Him It May Concern／應該 30
心水	暗香浮動的相思 30
野鬼	流亡 31
吳懷楚	風箏 31
方子	中國胃 32-33
蒙靈	西貢雨季 33

黑龍江詩人作品輯

桑克	火刑柱上的比較 14-15
李景冰	密閉的圖像 15-16
張曙光	詩歌／布羅斯基／致—— 16-17
朱永良	宮殿／無題／我曾讚美過許多事物 17-18
鋼克	鐵之石三首 18-19
劉禹	所謂“完美”／剩餘的時光／人類奮鬥史 19

譯詩

秀陶	比爾·黑否地散文詩 34-35
鄭建青	意象派詩人選譯（上） 36-38
有馬敲	海南旅宿抄·王翔譯 39
Denis Mair	伊沙詩英譯八首 40-42

評介

紀弦自選詩卷之一·《摘星的少年》自序	43-44
紀弦回憶錄第一部·《二分明月下》自序	44
劉耀中	英國現代貴族詩人——伊迪斯·西特維亞 45-47
來函照登	劉耀中 48

詩訊

詩訊	31
----	----

王露秋	壓花·秋的盛宴	封面
-----	---------	----

編輯筆記

●出版八週年紀念號，是一個“美麗的錯誤”！今期已是新大陸創刊的第九年！上期直至出版前夕才驚覺八年時光經已流逝，錯過原無不可。唯近來積稿甚多，乃趁這一期增加頁數發表，值以答謝詩友們的愛護，美其名曰“八週年紀念”。

●踏入第九年，為了解決長期的經濟危機，我們決定以贊助形式接受少量廣告。今期的封底廣告是一個開始！新大陸的讀者及作者雖然稱得上遍布全球，但印刷簡陋、發行量有限仍是事實。我們的廣告贊助商在明知詩刊的廣告效用幾等於零的情況下，仍願意支持，純然是出於對文化事業的一份熱忱。詩人難免有時自鳴“清高”，不過這樣無私的奉獻，將令這份瀕危的詩刊能夠繼續出版下去，編者在此謹代表全體同仁向他們致上真誠的感謝！

●同樣的道理，我們瞭解參加新大陸也純然是同仁們出自對文化事業自願性的支持！八年時間不算短，寫詩可能是一輩子的事，但辦詩刊卻不然。因此繼續堅持下去的同仁，固然值得我們欽佩；而對於曾經參加過或不願再參加的原同仁，我們同樣感激他們這麼多年來的支持，在經濟許可的情況下，我們仍將繼續贈送詩刊。但由於本刊每年年終時皆寄出收支報告及繼續參加與否的表格各乙份，而部份成員逾兩年未有回音，我們一不明其意向，二不知其通訊處有否更改。為免浪費資源及對其他成員表示公平起見，凡屬此等情形的同仁，詩刊不再將其姓名列入編委名冊，亦不再寄贈詩刊，直至我們再接到書面通知為止。

●英國華文詩人雪陽本期起正式加入本刊，他是《新大陸》在國際網路出現後，第一位透過網路投稿並主動願意加入的同仁。讓我們拍響歡迎的掌聲！

●感謝詩人桑克的幫助，本期《黑龍江詩人作品輯》得以順利編就。下期推出詩人張燁代為組稿的《上海詩人作品輯》。

●上期吳立昌先生〈海外赤子的又一次沉思〉一文引起劉耀中先生在本期的回應，兩文內容多屬哲學和心理學範疇。詩與這些學科關係密切，但本刊限於篇幅，終希望來稿能盡量不離“詩”題太遠。

●佳節期間，我們接到諸多詩友的賀卡，不克一一回覆，謹在此向大家道謝，並祝

聖誕和新年進步

New World Poetry

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E-mail: tchanw@yahoo.com
網址: <http://home.earthlink.net/~fjpsjmyaa/nworld/>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聖地牙哥)
楊 牧 (台灣)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 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林建中 (三藩市)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陳澄海 (台灣)
沈季夫 (橙縣)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 揮 (丹麥)
吳懷楚 (科州)
陳齊家 (新澤西)
黃奇峰 (洛杉磯)
王露秋 (洛杉磯)
雪 陽 (英國)

■羅青

試

一條小船對大海的試探
等於
一顆流星對宇宙的試探
等於
你——對你自己的試探

一絲喜悅

當你看見人家
正在吃人家時

由眼到心
浮現出一種笑意

完全忘卻了
自己吃自己的痛楚

修剪七里香

修剪七里香的時候
忽然，詩興大發
一瀉千里

不過，幾經思量
推敲之後

手心裡只剩下
不滿一寸的

單句一枝

飛龍松

我匍伏滾過一座矮樹叢的時候
整個喧呶不休的荊棘雜木
對我做出雨聲一陣

光是雨聲怎濕得了我

我剛從狂風暴雨裡歸來
落腳於一方突起的怪石之上
紮根於怪石裂開的心胸之中

沉默成飛龍松的種子一顆

苦 熱

我打開冰箱
打開窗

拿出一盒冰塊
涮的一聲

朝星空
扔了過去

升

每一片葉子
都為了認領及擁抱
它明年的影子

而

■尹玲

瘡 痕

中南半島
 中南——
 中——
 中——
直至 轟響
腦袋爆炸

屑成一灘
任何外科
無法綴補的
瘡 痕

進入永恆

我是沙
你是浪潮

濡濕我
捲緊我

進入永恆

一九九八年七月寄自台北

■李云楓

人之外

煙，在夢之外
我們看月如透明的瓶子懸浮
我們看星如眼睛凝望
誰乘蝙蝠之翼徐徐飛來
這一片深遠而晶透的黑色

石碑如手臂般長起
這些影子
飄飄而來飄飄而去在尋找什麼
這黑色中的黑色
我們望而不見

但沒有聲音
但在聲音之中
這些素白的衣服
如此久的凝立於夜之外
我們不知道它們在等誰
主人曾路過而沒有停下

以致於樹木泛濫開來
泛濫成一片空曠
然而一切在其間生長
然而一切都未出現
路最短的時候
我們一生都未走盡

眼睛與眼睛
多麼陌生的生於同一片瞳孔
這些所能看到的是煙
在夜之外
人之外

■秦松

體內外自剖續補

口鼻

口鼻單純
晝夜開放無所忌諱
大口直口出入
禍福不計
文白雜化自由到底
不飲苦茶

鼻可吻香
惡臭亦難棄絕
過於敏感
莫可奈何
流水落花雪月風塵
齊集收受無妨

耳目

耳聞噪音流土
雞鳴狗吠 冷言
熱語 毀譽變調
風吹草動 還是
古典音樂一途

左目遠視
右目近視
曲直交錯左右為難
畫像畫秀可秀
情色照餐
花宴老花（不可無詩）
銳利如昔

一九九八年十月中續前稿在紐約

■伊農

疲 勞

緩緩而來的
一股泥石流
撞得腦門東搖西晃

沖開意志的閘門
把人掩沒

不堪重負的人
變成夢中的魚
游出水面
透 氣

情 書

我在山的這邊
你在山的那邊
我們是兩棵
遙遙相望的 樹

思念從心裡長出來
結成密密的葉子

寂寞的深秋裡
樹葉
紛紛揚揚

蒲公英

自由
其實是另一種流浪
——迷失心靈的家園

■黃伯飛

尋 仙

一

少年時，想了好幾年
在 高山上尋仙

直升機在
原始林中
新斬開的
一片空地
降落
我四處望望

仙人啊，你躲在哪裡？

對不起，我不應說“躲”
應該說“藏”
你究竟藏在哪個山洞裡？

你這個“仙人”
是世人稱你
是你稱你自己？
我想，你不會那麼笨的
把“山”字旁邊加上個“人”
那就是
“羽化登仙”的仙

我倒是看見群飛鳥
覓食的鷹鷂
在空中盤旋
繞了一個圈又一個圈
說來說去
你還是最聰明的

■宋非

過 客

生命原只是
無始無終的故事
無始無終的敘述者
神色淡然
如過客匆匆
欲登高望遠
可那裡除了虛空
還有什麼

斯人腳步遠去渺渺
如雲
與天空相接一片

九八年寄自康州

一個生物

在弱肉強食的環境中
捉著了一隻白鶴
逍遙遙遙地
在
雲中出沒

二

入得山來輒稱仙
不受人間煙火煎
行雲流水無相擾
遮莫靈台便了然

附識：有一次一個研究生想要作關於遊仙詩的論文，我於是把我得到的遊仙詩都讀過一遍，這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昨天偶然想起，因有以上兩作。

■車幼鳴

感恩節的路上

寒冷
再次悄悄襲來，
讓風中的樹
瑟瑟抖成黃的，
紅的和別的颜色，
用捲起的音符
在掃不淨的地上
斷續奏起對久遠的
回憶。

一只壓扁的
松鼠固執地
貼在街上
用血腥講述著一個
活生生的故事。
來往穿梭的車輛
把它的嘲笑
用快遞接住
沒了印第安人的
山裡。

1997/11/25

聖誕節前的風

鈴聲像釘子般地
搖著，
把節日塞給
匆匆的行人。
溢著松脂的樹，

■莫云

潮 聲

那舒緩的節奏
是慈母懷中
嬰兒鼾睡的鼻息
溫柔的律動
無限寬容地撫拍著
塵世多少不安的呼吸

雨暴風狂的夢魘
就這麼不留跡痕地
自海闊天空的場景
淡出

我幾乎懷疑——
那頭潛居海底的巨獸
是否曾經縱聲呼嘯著
矢言吞噬
這擾攘不休的宇宙？

1998年加州

一閃一閃地把愛
再次點燃。
僵立在牆外的
流浪漢
看著進出的影子
奇怪，
人們在尋找什麼？

1997/12/16

■ 非馬

萬有引力

終於想通了

樹上的蘋果

從容瀟灑

讓自己

墜落

砰地一聲

不偏不倚

正好打在

樹下瞌睡的

牛頓頭上

光子的獨歌

——和沈致遠的〈中微子〉詩

夏天裡過海洋

胸懷中真歡暢……

唱著唱著

回過頭去一看

天哪

什麼時候

中微子

竟變成了一個

三面夏娃

■ 蕭麗芳

不要相信詩中的相逢

太陽曾以海水喂養了火

那時人還很軟弱

無法離開石頭 直立

詩與孔雀同時到來

而我 為什麼竟沒有下嫁孔雀

即使他已奉上最聖潔的彩羽

不要相信詩中的相逢

刺穿雙眼我看見

隱藏於海水背後

陰冷的火舌

久久站立

比史上的任何一支人種

都來得挺拔 持久

19.12.1997馬來西亞

在那裡

拖拖拉拉

思凡

附注：

致遠兄寄來他的新詩〈中微子〉，引人遐思。據他在注裡說，中微子是基本粒子的一種，由于極難探測，其特性一直是個謎。原先認為中微子與光子一樣沒有質量，並也以光速運動。1998年6月5日，日、美聯合實驗小組宣布發現中微子具有質量（因而不再能以光速運動），而且三種中微子（伊、妙、道——e, m, t）可以通過震蕩相互轉化。這是近年來最重要的發現，將對基本粒子物理及宇宙學產生深遠的影響。

■ 李元勝

清晨掃地的人

清晨掃地的人
掃把的末梢
透過層層磚牆，掃到我的身上

像是被什麼拂中
我總是從夢上面跌下來
有些發愣地睜開眼睛

從未謀面的掃地人
究竟用了多大的勁在掃？

天完全亮開後
他掃過的道路
一些又細又深的縫裡
甚至露出了發白的骨頭

至少這一次
在體面的衣服下面
我和道路有著同樣深的劃傷

1998年2月24日

紙質的時間

在望不到邊的書架上
排列著我的記憶
看不清是書脊，還是
沒被黑暗完全埋住的旋梯

這些蒼老的紙質建築中
洶涌著的只有時間
那些威嚴的年代，彷彿

凌亂的船隊，被越沖越遠

佇立在一本書邊緣
懸崖邊的遙望，我看見
斑駁的身世，又薄又脆的人群
我看見的遼闊比大海更寬廣

一頁紙，遮住的是一座空山
打開書便有風雪撲來
從一個靈魂開始的漫長冬季
至今仍未結束

1998年3月25日

看見你

就是看見整個春天的樹葉
擁擠在一個名字下面

看見舉著剪刀的手
繩索落地
翅膀重新自由

就是看見一個人老去
又重新變得年輕
看見他的原野不斷穿過牆壁

就是看見速度和冰雪
看見決堤的生活

就是看見埋在地下的燈
看見大地漸漸透明
像夜晚的燈罩

看見馬車復活
滿載閃閃發光的東西
奔馳在這巨大的燈罩上

■鄭建青

緣

靜謐湖的一隅
我獨釣一抹夕陽
眼不離魚漂半秒
思緒卻飛過萬水千山

哦，咬鉤了
猛然起杆
一條銀色的魚躍出水面
如鞦韆
蕩到我手中
圓圓的小眼漠然視我
無絲毫離水的哀痛

我取出魚鉤
送它擺尾游回水鄉

湖靜煙籠
唉，不早了
偶抬頭
傍晚的天空
一彎月鉤若隱若現

釣

落日撒餌忘湖
引湖水泛起萬頃鱗波

遠遠的湖際劃出
一個紅溶溶的半圓

亦沉亦浮
另一半
想必是旭日東升九州

晚霞如火如荼
燒成一片
漸漸幻化為一條滔滔不息的長江
洶湧天邊
擴展為深深的海洋

我奮力甩杆
欲釣一簗鄉情佐酒

偶 拾

煙山行，
欲結一段世外之緣，
遂沿山路登絕頂觀雲海，
鑽幽林看飛瀑，
可處處車水馬龍，
一片人語。

出山，
借山邊一彎淺溪小憩。
清泉石上流，
遂捲起褲腿入溪，
順摸三五小石覓畫意：
煙山夕照，晚鳥歸林……

神隨趣馳，
溪流漫過心際，攜一股清爽意。

九八年八月寄自密西西比州青林鎮

■ 羅寧

遠 方

人們從詩人的字句里，選取自己心愛的意義；但詩句的最終意義是指向著你。

——摘自泰戈爾《吉檀迦利》

1 潮聲捲落日退去
桅桿模糊成背景
暮靄顫動
如秋蟲的薄翼
月色在古老的海邊等著

這時
總有一種溫柔
鍍亮我的瞳仁

2 無論群星
怎樣地變幻圖案
夜
僅僅為無望的等待而夜

你以某種神秘的方式
召喚我
讓我隔著一萬年的距離
感受著你迷人的氣息
只是
我無法知道你的方向
就像雲
徒勞地猜想著風的形狀

我注定永遠不會得到
你的神聖的地址
我想像的癩馬
每一次出發都無法抵達

3 我知道
你從未相許
會在久遠的呼喚中
即使像極光一樣
對我閃現片刻的璀璨
即使像彗星一樣
七十六年後才披著秀髮姍然而至

然而
我的心
總是在為你激動或是平靜
每夜每夜

你永遠不會知道
有一顆怎樣痛苦的流星
在與歲月的磨擦中
一秒一秒地憔悴

4 曾一千遍地試著忘記
有一個黃昏已經溶進血液
河流、候鳥各自唱著歌遠去
夜晚
我關緊門諦聽著一種聲音

每當花香襲來
我總習慣於閉上眼睛
在不被人知曉的地方
完成與世界的低語

5 一切事物存在的形式
對於我
都是次要的
如香蕉的形狀

長夜或許只是一種象徵
代表著
靜靜等待中的一片純情

集合起我所有不能詮釋的
慾望、幻想、思戀、希冀……
並且命名為
遠方

無方位
無距離
無尺度
無秩序
在時間之外
在理智之外
你醒來
美麗
因而
無法抗拒

■ 雪陽

此時此刻

此時此刻

一些人已經睡眠一些人剛剛清醒
一些人說幸好有夢
一些人說幸好是夢

此時此刻

有很多孩子正在練習笑聲
很多老人笑著回想起童年的夢
此時此刻的這些孩子
將是另一個此時此刻的老人

此時此刻

一些人趕回家門
而事情已經發生
一些人帶著說不清的預感出門遠行

此時此刻

一些小街靜悄悄地
情人們成對地穿過陌生的人群

此時此刻

很多人正在排隊
領取出生證結婚證或死亡通知書
以及吃的穿的和用于化裝的商品

此時此刻

一些地方正雨雪紛紛
一些地方風向東南
一些地方正是秋天
一些地方季節不明

此時此刻

一些仇人已達成和解
某些友誼卻無法繼續進行
一批謠言的種子正好過期
一個新生的陰謀芳香誘人

此時此刻

一些注定要發生的事情正在發生
比如一些病人的病情惡化
一些孩子在出生之前被判處死刑
一些畜生作為商品出境
衛生合格價格公平

此時此刻

海水還是海水
灰塵還是灰塵
快樂的人找不出快樂的理由
苦悶的人有太多苦悶的原因

此時此刻

一條路還是通向很多路
路處處是終點又處處是起點
行人向迎面而來的人表示友好
因為目標不同

此時此刻

接近零點
三月的一個沒有禮拜的禮拜日
此時此刻我回憶、呼吸
在我的故鄉是早晨八點鐘

此時此刻

不知有多少人在冒險作愛
有多少孩子在血光中臨盆

此時此刻

獵人向天空作習慣性瞄準
一顆不發光的星球圍繞一顆發光的星球
旋轉像往常一樣從容

此時此刻

每一條路都有人回頭
只有時間是單向的
是一條無底的死胡同

此時此刻

也許有一個人因此熄了燈
坐在臨窗的藤椅上
因為他的悲痛無法完成

■ 雷默

打水漂

這不是二十年前
我在立公河邊
打水漂
我扔出去的那些瓦片
早已睡在
河底污泥中

也不是我們常說的
一個比喻
比喻做事不踏實
像瓦片
在水上漂

這是在玄武湖邊
一場大雨後
我教女兒打水漂
我像小時一樣
女兒像我一樣
貓著腰
我們同時將瓦片
扔進湖中

看著瓦片跳躍
沉入湖底
“瓦片快沒了”女兒說
“天也黑了”我說

1998.7.20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 tchanw@yahoo.com

紫金山

我看著紫金山上
白雲飛
在那高高的山頂上
慢悠悠 急匆匆

六月的風兒吹遍了山間
白雲就在樹梢間

我聽著紫金山下
喧嘩聲
在那密密的大街上
一會高 一會低

六月的人們擁上了大街

■楊平

在一幅長卷的 山水畫軸裏

——有贈

在一幅長卷的山水畫軸裏
負手漫遊
涓涓溪水伴著透天的林光
和谷中鳥雀一起諦聽
一起分享：
古典天地裡獨有的寧靜
寧靜中來自記憶深處的淡憂鬱芬芳……

起風時
諸多的過往 情愁 伴著山腰雲煙
心頭倩影
徐徐隱動的飄來 逸去……

月色清華
遠處
彷彿有人在彈琴……

紅塵·迷走

我流浪來此
觸目的華麗每每碎成了後現代的拼貼
高樓／廢氣／電視牆
麥當勞／日本車／可口可樂
美女海報／時尚術語／多膚色廣場
擁擠的名勝／焦慮的車道／缺表情的面容
人造風景下的缺氧叢林

無限複製的佈滿了每一吋地平線……

堅持孤獨。

一顆日趨疲憊的沙漠旅人心
放慢步調後
年復一年的
仍然在驚悸與歎息間
猶疑·迷走

網路斷線是 偉大的事嗎？

網路斷線是偉大的事嗎？
悉達多的樹下開悟是偉大的事嗎？
小男女的誓死情傷是偉大的事嗎？
巨人與天使的角力是偉大的事嗎？
戰爭與和平 剎那與永恆 切腹與塑身
賞花 買醉 捕繪靈感 堅持信念 朝九晚五的直到
火山爆發——

一個詩人無所事事的漫步湖濱是偉大的事嗎？
一個詩人寫信質疑另個詩人是偉大的事嗎？

鳥聲啁啾
一抬頭
也不知是雲動
也不知是風動
也不知是一顆敏感的心被羅列的字語攪拌著突突跳
動……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四日寄自台北

■桑克

火刑柱上的比較

“巴黎的很多人不從事哲學，在那裡搞詭辯。”

——大阿爾伯特(Albertus Magnus)

1

厭倦出現的頻率始終高於
美人出現的頻率。這話必定
出自悲觀主義者之手。任何
高雅的稱謂都不能掩飾他在
大眾心中的色鬼身份。僅僅
憑這一點，他就明白火刑柱
是他必然的結局，儘管他在
內心深處反覆對自己說：
我才是一個真正的神秘美人。

2

來自周圍目光的數量與
來自美人周圍目光的數量
大體一致，只是形狀不同：
一個呈斑馬紋，他在其中
被切成數段，以成全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
作者不朽；另一個呈貓眼形
她在其中像條美味的鱸魚
而且已經降臨在大眾的廚房裡。

3

他認為：黑夜的黑與黑暗的
黑，並不在一個層面上

這和堂叔、表叔都是叔叔
卻分屬不同姓氏的情況
差不太多。他為自己的睿智
感到難過，因為它僅僅限制在
對於親人的辨認上，而對於
他所在的時代，他只能想到
色彩，這已決定他覺悟的等級。

4

那些歡呼聲很像他在
黑海岸邊聽到的浪花聲
只是缺少一吐一吸的韻律。
他一吐一吸模仿著回憶
而那來自許多不同厚度
嘴唇的呼喊——異教徒
燒死他！——在他的耳邊
變成低婉的小合唱，這比起
浪花，是相當現代化的革命。

5

母親額前的皺紋比額頂的
頭髮茂盛。而妹妹欣喜地
在他的所有藏書上簽上
自己秀麗的名字——芳芳。
她的男友敬畏地望著抱著
書的芳芳，這榮譽在過去
屬於冷漠的哥哥。父親在
墓誌銘下面三米之處，比泉眼
略高，品德卻正相反。

6

在眾多的眼睛中，他挑中

灰色的眸子，它應該長在美人——娜娜的臉上，而現在的她正在流淚，為了“他”。那個“他”正在她的情書深處，梳自己的山羊鬍子。他想看見自己的雙手，它們正緊挨著屁股，一根繩子告訴他：制度比物理學高明。

7

他輕輕嘆息，穿紅衣的服務生以為他在懺悔。他對自己說：我是在懺悔因為我無知。而我洩漏的一點人世機密竟置我於死地。他想不通，而眾人在他臉上只能看到：謙恭平靜、容忍混合的笑容。尿與汗，發燒時才能分清。

8

好像他在這裡已站了一整夜，而其實剛剛坐著馬車來到。疲憊的衣服上還有馬鬃的臊味。他比馬更像一匹馬，而馬卻像一個臨死的人使勁嚼著眼前豐美的食物。歷史上關於寂寞的難忍程度，多少有些誇張，而誇張比敘事有魅力。

9

生命的消逝極為輕易，但比一滴水，還是要難些。他為一個古老而新鮮的發現暗暗吃驚，彷彿梅花在

繁冗的夏季開放，而在冬天壁爐卻被賬單的厚薄吸引。不合時宜。貧窮。說出後面的詞令人羞愧：因為它不必要正如一滴水沒必要討論。

10

他清楚：是自己請自己來到這個稍高的地方。還不足以俯瞰大眾的頭頂。若再給我一年，或者一個月或許情況就會有所改變。而預言家看到：那個景象三百年。他的價值僅僅是眾多例子中的一個，當他被一個研究生在舊書中找到的時刻。

1997.9.14

■ 李景冰

密閉的圖像

某些嗜血的兇殘的血族
對我們總有種逆向的吸力
就像我們對同一血族的旁支（比如猴子或猩猩）
有擺脫不了的來自根性上的厭惡

這些血族似乎是生命的原生體
相反的一極，分離出去
卻仍在我們的血液裡
殘留著陰暗合一的回聲

老虎或豹子，孤獨，不可侵凌
驚恐中激蕩著我們幼年輝煌的夢想：
躺在一頭老虎或豹子的頸項下

撫摸那顫動的斑斕的毛皮

成年使我們衰頹
什麼會比懷抱一頭虎崽或豹崽
帶給我們更大的驚喜？
即使在殘年的夢中

我們仍常常夢見老虎或豹子
孤獨地在叢林裡遊蕩
而咳嗽震動著我們的病軀

我們如此沉迷於這一血族
以及它們與叢林、天空、水流結合的方式
回顧消亡的恐龍時代
我們懷想著久遠的老虎或豹子——劍齒虎

在非洲的大草原上，一頭豹子
潛行著，它下沉的頭部
牽引著粗壯的脖頸和拉長了的軀體
柔韌的筋腱放鬆還是張緊？

一陣轟鳴，瞪羚的旋風的蹄子
它只刺向一個目標
閃電的身子，沉穩
像風暴下黏稠的油體

閃跳，驟停
豹子懸空的身體橫著
撲倒了獵物，脫出喉嚨的驚叫
戛然而止

另一個鏡頭下，這美的創生者
撲倒了一頭幼羚，小生靈顫抖著
像對母親那樣偎在兇手的肋下
豹子凝然不動，諦聽遠方的風聲

兩千年前，亞里士多德在大理石圓柱下
記述道，豹子身上有種奇特的氣息
為野生動物所喜愛，它伏在密蔭裡
等待獵物漸漸走近

一代的血滲入地幔
慘遭厄運的種族
並未在遺傳的過程裡萌生和激發
一絲一毫警醒的基因

是否它們也和人類一樣
身體裡殘留著那種神秘的回聲
即使強大的生存本能
也難以抗拒

■張曙光

詩 歌

是否有一天，這天空，街道和街道兩旁
夜色中閃亮的槭樹和白楊，這些舊建築
（厄運的倖存者，仍然留存著不復存在的
時代的完美或並不完美的風尚）將離開我
或我離開這一切。而在另一些凝視的眼睛裡
它能否仍然美麗？彷彿時間糾正了
所有的錯誤，而此刻我們談論著的
古老的技藝（撫慰著我們疲憊的心靈）
是否會受到嘲諷，像那座傳說中鬧鬼的房子
只是引起少許的好奇，或一些惶恐？

布羅斯基

寄生蟲，勞改犯，放逐者——
鐐銬，監獄，西伯利亞的冰雪
改變國籍，諾貝爾獎，從一個學院的講台

到另一個學院，心臟病，死亡
彼得堡到斯德哥爾摩交疊著
寒冷和泥濘，而直線是死亡選擇的唯一方式
穿越死亡而抵達死亡，震驚於生命的
短暫和脆弱，約瑟夫，詩歌沒能挽救你，奧頓
和曼杰斯塔姆也是一樣。它只是教會我們
面對死亡？雙重的思念，在異鄉的祖國——
“兒子，五分鐘前你做著什麼？” “洗碟子。”
“很好，太好了，洗碟子。” 總算放棄了
這一切：洗碟子，寫詩，為良心說話。置身於
湛藍的虛無，惡夢和死亡再也無能為力

致——

十年過去了，為來臨的新時代歡呼
而懷舊卻成為不可寬恕的罪愆
如今我們的身體發胖，擠壓著噪音
卻仍舊痴迷於一個個虛幻的影像
似乎歲月並沒有使愚鈍的頭腦清醒
而只是帶來更多的悔恨和憂傷
不合時宜的人，無可救藥的落伍者
我們赤裸著雙腳行走在冰冷的月亮上
但有誰理會這些微不足道的存在
當人們把目光投向遙遠的地平線
那裡巨大的可口可樂罐子取代了
棕櫚樹，構成時代最為時髦的風景
它只是成為一種象徵，讓每一個人
亢奮，並最終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十年過去了，十年或更久遠的時間
我們的生命變得黯淡。當第一次
見到你，你的目光像秋日的天空
明澈而憂鬱。房間裡堆滿著雜物
我的心緊縮著，彷彿射進一縷陽光

■朱永良

宮 殿

許多事情源於一個夢
就像一種理論源於一個詞

漢朝的明帝，從夢中
接受了佛陀的啟示

而眼前這座宮殿，最初
建立在另一個帝王的夢境

我在一個夏天的上午，匆匆穿過它
那些遊人，彷彿是無所事事的群臣

漢白玉的台階，平緩的水道
通向一個個陰暗的深潭

王朝的炊煙，曾在這裡
一陣陣升起，又一陣陣散盡

當帝王失去了歲月的恩寵
人們玩賞著他死亡的過去：

昔日遼闊而邊界不清的帝國
一塊石頭、一根柱子和椅子上的空間

我登上鐘樓，敲響一座明朝的銅鐘
可能，它已震落下清朝的灰塵

無 題

相同的傍晚不斷地出現
使我懷疑人類存在的久遠
祖先們述說的洪水故事
充滿了中國漫長的夏日

希臘長詩裡的十年征戰
在海灣的濃煙下顯得可憐
涅瓦河水把夢想沖跑
聖彼得堡又成為聖彼得堡
日月季節隨著太陽旋轉
一個世代酷似度過的一天

我曾讚美過許多事物

我曾讚美過許多事物
現在，我正仔細地讀著它們
發現讚美已部份地剝落
顯露出詛咒的筆跡
令我感到驚異
我的讚美正在變幻
遠離是我的本意
於是，我又細讀那些詛咒
學習那些詛咒
發現它們仍具有讚美的本質

■ 綱克

鐵之石：癲癇

死
還是不死

我是為這個念頭
而降生的

我在
死與不死的
中間地帶
反覆發作

我以為我

能是
別的什麼

我根本
不是
別的什麼

我是
癲癇
反覆發作

對突發的
昏厥
我習以為常

某個
隆冬之夜
我似已康復
卻又於陽光下
抽搐

我在癲癇的
巨痛中療養

這個世界沒有我
撒歡兒的地方

鐵之石：不明引力

今天
聚會
來的都是
說夢話的
影子

誰也
不會

被救贖回
現實

鐵之石：冥界

兩只
鸚鵡
重複著我的
愛情故事

我和
那女神
已活在
兩塊不能撞擊的
鐵中

■ 劉禹

所謂“完美”

這裡有我要告訴你的秘密
它值得你回頭一笑的三分之一
我說三次你可以笑一次
你轉身的過程要用去我的前半生
剩下的後半生估計要分二次用完
現在我已確定有三分之二的可能
你要成為我的一部份
火車恰逢其時進站又開走了
我的詩篇裡揚起一陣塵土
隨即大海在遠處晃了一下
沒有漾出一滴淚水
月亮仍然大而圓
為什麼我到現在還沒看見你
難道你真的不存在？

剩餘的時光

想不出用多少年才能過完這一天
不，我想說的是：大概可以用
一生中的幾份之一完成一次對你的愛
當大腦濾去一段爛熟的名曲
或我吟誦一個人
寫給另一個人的傷情之作
我說不出我是否沉默些更好
午夜裡的腳步踏響街道上的積水
水聲回蕩在一個重疊的時空間
那些彷彿來自默片時代的戀人們
笑容殘碎但不凋零
一抹晚霞落在桌上的茶杯中
我拉開抽屜，那裡從前一無所有
現在又是那樣，記憶中的人
走在一個寧靜的路上，頭髮在漸漸生鏽*
我在那個世界的故事早已結束

*此意象來自李景冰

人類奮鬥史

我是那麼地喪氣，我是這麼地虛弱
我克制了那麼多的悲觀
才能點一下頭表示：同意

我是那麼地絕望，我是這麼地無能
我用盡了全身力氣
才寫下這麼一個平庸的詞：虛無

我是那麼地愚蠢，我是這麼地茫然
我奉獻出全部愛情
才與同類建立起一種禮貌的關係：漠然

寫聖誕卡的那天

一種不知不覺來到的病症那樣，聖誕也悄無聲息地來了。先是，一個性急的朋友，才十二月四日便把卡片寄到了。我乃不得不去市上買回一盒，照著地址簿一張張地寫下去

這大概是少數的親切而又可愛的陋習吧！親友們一年甚至數年難得見面，難得問訊一次，寄上一張賀卡，一面表示不曾忘記老友，一面也表示自己還在著還沒有消失。一張小小的卡片也不容你嘮嘮得太多，乏善可陳也無法寫多，腰圍又粗了一寸半，也不應在此提及，最簡明的就是簽名，寫上年號便盡在不言中了

寫到一個長久不見的老友時，心中不禁楚楚然，擱筆推門走了出去，在院中學登壇台借東風似的踩著七星步來回幾趟，停在一株不花的山茶前，演講樣而又暗然無聲地叫著那些又甜又苦的名字……暗黑而清冷的夜，聲息俱杳，除了鄰居的雜種狗，猶不識得這個已索居四個月的舊人，喧喧地又吠了起來。這狗，這一刻成了我存在的印證，成了我同這世界唯一的關連

June 8, 1988 Pasadena

乾河上的大卵石*

籐蔓已乾枯的一田南瓜；戰爭已遠去猶未整理的戰場，這條乾河道今天下午就是這樣的一副樣貌，一田沉思的，大小不一的，各就各位的卵石。放眼幾十里，無屋、無樹，植被也曾綠過吧，然而今天它們只是一片塵黃。離橋頭不遠也有一絲細流，比嬰兒在堂屋的乾土地上尿出的還細

我停車下河去呆立了一陣，瞪視那一大群散處不動、一個個都在懺悔的頭顱，它們互不相犯，洪水來時也或會傾軋一番吧！而現在，烈日下，只是各自無聲地企劃著，沉思著

我伸手撫摸一個特大的卵石，感到它灼熱的體溫。我一頭錐進去，出來，再進去，再出來，除了它漆黑、僵冷一如世人的心靈而外，什麼也沒找到

Aug. 1998 Rialto

*新居小鎮的東北方有一道長幾百尺的橋，橫跨在一條大乾河上，河無名，地圖上僅標以溢洪渠(Flood Control Channel)。東北起自高原鎮(Highland)流入西南方幾十里外的聖他安娜河(Santa Ana River)長期乾

■張耳

不是頭腦也不是激情

將字句拉長，扭成一個布娃娃的心情。紙上，她寫女人，寫純色的花。明知道花是草的化，低伏謙卑順從的草，化成幻景，不定，易變，靠狡猾，玩手段無疑。艷美，芳香，大方展示性器的坦誠都不被記錄，沒感知。更無計它們獨立存在的實體和定義。比喻成花的女子與小人難養，也就不出奇。海德格爾竟把語言也比作花朵。我們是我們吃的，是我們說的，我們更是我們寫下的。然而，這還不是詩。

木偶的骨頭

是他們的全部，沒有合適的衣衫，又沒有肌肉、脂肪、皮膚能掩飾他們無奈的僵直。他們是他們創造者心智的裝璜。誇張地哭笑，也說一些勇敢傷感難堪的話，替我們作惡或行善，甚至替我們去死。把肢體彎曲出空洞的行為，把那杆折成奇特銳角的大腿骨乾柴似地堆向前台。這裡沒有絲毫的戲劇化，不過是我們無力選擇，也無力退出的生活事實。用泥捏出頭顱，柳枝捆紮手指，這件件憑鋼絲牽掛的骨架讓男人揮去對女人生育力的恐懼，讓人類邁過對神創力的恐懼。

充滿希望的旅行

比到達更令人興奮。這樣想著也就安心地寫下去，在畫不出來，也照不到相片裡去的仿古院落。四方石階圍出迴廊，明與暗間隔了墨綠、寶石藍、土黃和赭紅的圓或八棱體石柱，柱頭刻於13-14世紀法國南部幾座修道院，有長角的小

鬼，山羊吡牙，和尚埋頭唸經，也有把身體捲成一卷頭加在屁股中間的特技表演，被一一捉住，固定在永遠無法抵達的努力之中。他們聽話地靜靜走過，大人小人，睡在童車裡的嬰兒。旅遊指南告訴我們應該怎樣走過這些一釘一錘敲打出來的形象。院中花草明亮地肆意旺盛，活生生肥瘦長短，香或不香，充滿希望。在陰涼的迴廊下他們走過，大人小人。石階上明晦分界處，盆栽的詩人茉莉雪白噴香，竟綻自肉粉色花蕾。

廚房聯席

家是可以穿舊衣裳，或不穿衣裳的地方。廚房花磁罐裡裝的是糖，玻璃瓶水中插著剪下來的常青藤尖，為了客廳咖啡桌上盆栽整體的對稱完美。鹽放在壁架上與花椒、胡椒、紅辣椒、甜椒粉、芥末、薑末連成一排。還有一隊現從新英漢字典裡翻譯出的名稱：麝香草、檸檬草、月桂葉、甜羅勒葉、蒔蘿葉、肉豆蔻仁、茴香子、迷迭香、歐蒔蘿籽（也許與蒔蘿葉屬於一類？），細碎地裝進小瓶瓶。大瓶瓶盛菜油、玉米油、橄欖油、小磨香油、料酒、米醋、熏醋、草莓醋和醬油，放在櫃裡；紅豆、綠豆、蠶豆、眉豆、乾芋菜、大麥仁、芝麻、蝦皮、小乾魚、通心粉、實心粉、淀粉、麵粉、掛麵、米，在另一個櫥裡。冰箱在烤箱的左面；碗櫥在茶櫃的右面。

今晚沒有客，晚餐很簡單：烤薑味大馬哈魚排、蒸鮮蘆筍沾麻醬汁、煮嫩玉米、罌粟籽菱角麵包、科魯拉冰啤酒、礦泉水和涼茶，外加蘋果芯酥油卷和半黑半白的巧克力乳脂圓餅。

家是個複雜的系統。另外還有浴室、臥室、書房、客房、飯廳、客廳、陽台、後院，還有地下室。雖然可以穿舊衣裳或不穿。

■馬蘭

日子

誰還在春雨中等你，舉著一朵紅花，那你就可以改寫歷史，再進入睡眠，高枕無憂。誰的手上沒有指甲，紅男綠女，指甲指點我們轉述的故事轉眼面目全非。你看，只有情慾，還直面打來，渴望速戰速決。男人在街頭看女人歡欣鼓舞，女人在屋內看男人迎風而立，這是我們的新生活，我們懂得幽默，我們本是一群原始股，漲落不定。誰的肚裡沒有蛔蟲，他側身抱你直直地吻你唱歌給你聽他說故事給你聽，那你打開，不是你的房間，這並沒有什麼過份。你把繩子交給他，他將你繩之以法，你痛哭流涕、指天發誓也沒什麼不好意思。你必須生活，否則怎麼掩飾自我。你一次又一次翻新你的土壤，你寬敞的身材，種上水果，水果無往而不勝，水果必將在他的嘴裡，入口即化。肉麻的歡樂、銷魂的忘乎所以都為我們所竊喜。親筆記錄吧，名字，把手拿出來，讓眼睛放光，沒有字，皮膚上沒有字，我們的皮膚打滿臘油，光可見人。此時你才看見兒子穿過十字路口他飛奔的身體讓你痛定思痛。這是誰的孩子呢，孩子已經會跑單幫了，你的眼睛煮沸了風景。一個女人可以哭三分鐘，一個男人可能看另一個男人三分鐘，大家保持靜態，鏡頭在考驗我們作為觀眾的耐心，如果我們是演員呢？我們的生活不是這樣就是那樣。那樣的時候我們彼此轉身奔逃，我們的前面有多少夢想後面有多少洪水，我們越過了山走過了水我們成為水成為山，滴水穿石，愚公移山，我們來勢汹汹。我們窮兇則極惡，他說窮人只有尋找愛情，富人可以叫雞叫鴨讓雞叫起來讓鴨也叫起來。當雞鴨真的叫了，聲音啾，不會那麼容易讓我們聽見，我們會早到會遲到會美麗的誤會，會把名牌貶得一錢不

值會把身上的敵確良當成涼爽的代價。但我們都性感，我們可能都是政治家我們當然首先是專業愛情追求者。我們察言觀色，我們千變萬換，在床上床下，在人前人後，在所有的悲歡離合之中。他有很多的可能，在雨水裡淋灑盡致，對透濕的生活才有了具體的認識才學會吃醋；在花瓣裡呼嘯而過，對香氣就特別不敏感了才能夠無堅不摧。她更多的可能性在於她和她們是一個人，從一個母體而來，她和她們都對方向懷疑，對衣料的厚薄入木三分。如果我們最後結合，選擇自由落體以牛頓的經典定義，以蘋果樹下的覺悟，我們拉開孤獨的窗簾，挺身破土而出，轟轟烈烈以優美大膽的風韻落到家中，還是被家擊中！家啣，屬於誰的手指誰的花朵呢？自力更生做飯吃白食打平伙睡覺睜眼到天明我不離婚誰離婚我不傾家蕩產誰還相信愛情的才華財產性交的數量質量量體裁衣吧。你還有一只襪子在哪裡？信用卡要不要多付二百五？你的話越來越多，你的夢越來越少。褲子短了，被誰穿錯了誰的褲子。誘惑，自誘！你自誘了！難道出去惑人嗎？許多年前青春期孤獨，擲石頭，在河岸上擲石頭，叫做戰勝自己，忍受有美學，愛情也有美學是鬆動牙齒，咬牙切齒，牙破碎了，家可是咬文嚼字成立的。我們前怕狼後怕虎，我們是虎狼之年的女人，如狼似虎，橫豎不是人。等待神跡，神復活的節日，再把皮膚塗上復活色彩的油漆，這樣我們光彩照人是朵報春花至少是復活節找蛋的遊人、遊人。我們看著別人的蛋，五彩的蛋，一字排開，充滿裂痕。我們如法泡製，把身體放在床上，至少要有一張床，讓腹部隆起。還能如何，再去擲石頭，找不回同一塊石頭。我們並沒有走錯房間，我們玩了一個化學遊戲，混淆幾種液體，我們被染成茶葉蛋。這裡的空氣逼人，還記得嗎？我們分吃蛋糕時自行車已被坦克輾碎，只有一把鎖完美無損，留下孤獨的街頭，拿著鎖我們就走了，你也可以叫做逃跑。逃跑，這似乎只

一小時的大都會博物館，的確沒有什麼看頭！除了一條直排到失物招領處的乍看似是龍頭的長龍龍尾，聽起來總算是泱泱大國的炎黃子孫居多！有台港大陸，有東南亞，有歐澳非，還有像我這樣來自全美各地的……雖然京滬閩粵、上下五千年琳瑯滿目，但看起來大概都是從前清到今天循正當手續自願移民來的。因此，龍呀龍，長歸長，可千萬別指望能從這裡領回任何失物

一九九七年八月三日紐約

今天是星期天。須彌納於芥子。窄似巷、豐繁如世界舞台的華爾街。股票交易暫時停止。經紀們遊山玩水去了。匆匆趕來上班的只有鴨子

而腦滿腸肥振翅不飛的所謂新鴿類，竟然學著牠們喜歡觀光熱點的後現代表親那樣的步履

一九九七年八月三日紐約

全世界的郵票都有另一個名字叫“思念”，道理就像我管Fragile叫“別離”一樣。自從她將那種標籤貼在我的背上，一整個世界便不由自主地離我遠去。翻山越海，乘車搭船，沿著夢的邊緣向天際飛行。不管終始，不管生死，也不管過去與未來

直到有一天我支離破碎的浪遊歸來，在她等待的信箱中，打開她太空般深遠的眼睛，仍茫然未解當初這樣綿綿渺渺的情意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二日洛城

有一種晚餐從唐朝開始。有一種距離沒有距離。有一種刺青不是刺青。他匿居在妳體內，燃妳綿密細長的心事取暖，用妳飄忽空靈的眼波說話；巴山風雨令他瘖啞，滄海珠淚使他失明。妳吃著他，他也吃著妳；當他死去時，妳也死去

今晚的晚餐沒有晚餐，像以往每個古老纏綿的夜一樣。唯一支年輕的蠟燭獨自站起，神采飛揚

■ 遠方 夏日風涼話

樹

終於發現
嚴刑酷法的天網
被撞破了
一個缺口
我們如一尾尾
乾涸的魚
急匆匆游過去
狠狠地
喘了一口氣

知

五萬年前
知了 知了
五萬年後
知了 知了

了

而現在
風扇沒有空調好
知了 知了
英雄所見略同

陣

只有一場痛快的
雲雨
才能降服
這熱辣辣火燎燎的
天地的饑渴
陰陽的饑渴
人的饑渴
不過得先查一查
那一絲雲彩
可是飄自襄王的楚國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寄自聖彼得

■ 亞君

風 意

風不會停下來
自從它發出了那聲清嘯
荒原立起一只
空蕩蕩的耳朵
森林的額頭閃過一片明亮的光

但是，找不著那雙
塗滿了烏泥的赤腳
它們嘩嘩地淌過了小河
在岸上留下的一灘水漬
風，早已把它們吹乾

也不要追問，明天的枝頭
將棲息哪一只烏鴉
當烏鴉的翅膀
在早晨
煽起一陣乾燥的灰塵
黃昏的天空將瀰漫著淡淡的霉味

那麼，誰在細細咀嚼著青草的苦澀呢？
只有這“此時此刻”：
黑夜嗅著它的皮膚
白天睜著它的眼睛
火紅的裙子
飄出了敞開的柵門，同時又飄了進去

風不會停下來
它只是在遠方轉了一個急彎
冰衣從樹枝脫落
汗水在兩頰流淌
風晃了一晃，癡狂的病人的裸體
還在睡夢中遊蕩

■大車

是誰

是誰
熄掉了所有的燈
讓滿天星光
刺痛了我的眼

是誰
教會我在暗夜裡飛翔
一只風箏
遠離了城市 and 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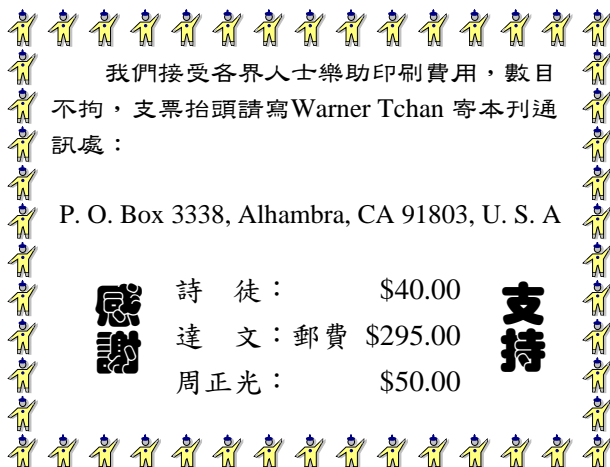
是誰
給了我溫柔的水
洗去我早已堅硬的血痂
我曾癩著腿
走過了所有的河流

是誰
和我在路燈下哭泣
我所擁有的
時間無法令它失去

96.09.16

羈

在每個飄浮不定的葉子下面
都有一隻看不見的手
顏色蒼老的婦人
走過我眺望的青石大街
這是我們終會老去的秘密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P. 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感謝	詩 徒：	\$40.00	支持
	達 文：	郵費 \$295.00	
	周正光：	\$50.00	

枯黃、斷裂
像頭髮離開我們的頭皮
離開我們終日行走其上的土地

我們的身體還會保留一段時間
我們的話語人們也許還會記起
但我們早已離開
早已離開這條
青石鋪成的大街

95.10.

離 開

故事
離開了今天
在昨日之樹上生根發芽
蝴蝶
遠遠地離開
我們的樹林

在這個夜晚
我
離開了所有的城市

97.01.11

■秦巴子

一個人吃下太多的 黑暗

一個人吃下太多的黑暗
黑暗就會減少？他的肺和骨頭
他的內心，是否因此變黑？

黑夜炮製的墨水，也讓我黑
黑眼睛明亮，黑頭髮柔順
黑夜醃製的文字也讓我焦急

一個人吃下了太多的黑暗
他得吃掉多少石油、多少煤
他得吃掉多少巨大的樹木

燈下的大地，紙上的大地呀
一塊紅燒的部首危懸，一只薰蒸的
偏旁，使我從此孤立無援

字：遮蓋。墨：遮蓋。夜：遮蓋
一個人吃下太多的黑暗，像一塊炭
在陽光下面會變得沉默

夢 遊

扶著夢的牆壁，我進進出出
像亞洲的月亮經過
幽黯的湖水和往日的銅鏡

泥濘與潮濕中腳步蹣跚
我不知道這是沉睡的時刻
貓頭鷹的時刻。我不知道——

■肖沉

旅 行

我坐火車上
看著單調的鄉村風景

我是個零
被掠過的景物
填充

我渴望永遠是零
像這火車
把渾濁的面孔和行李
一個個地
扔在站台上

九八年寄自天津

我正走在劊子手的刀上
像亞洲的女人沉浮於圓缺陰晴
像灰鼠的叫聲危懸

夜梟的利喙尾隨
風中的門，一開一合
在黑暗中，是誰的心突然收緊？

這是黑衣人夜行的時刻，這是
點燈的時刻，這是強盜的子彈
掛上緊閉的窗戶的時刻

我走在時間的另一面
我不知自己已睡錯了床
我已經麻木？不知生死

像東方的夢遊者倒趺著鞋子
一只是鏽跡癢癢的銅鏡

■田原

雪的牙齒

小雪是小蟲
大雪是大蟲
它們紛飛在空中
瘋狂而又匆匆
饕餮銀灰色的瓦礫
吃盡四季長春樹木的綠
碧藍碧藍的天被雪的翅膀遮擋了
巍巍峨峨的大山被雪壓平了

雪撲向火焰
雪是燒不死的蛾

怕冷的太陽躲得更高了
怕冷的人透過暖房的窗玻璃
為雪思考著美麗的辭藻

我立在雪地上
我也是一只雪蟲
向著挺進的目標
蠕動

雪落在地上
雪的眼睛盯著我的踝骨
雪的牙齒咬緊我的行程

1998年寄自日本

■郭密林

老照片

將一枝如筍的手含在嘴裡
你的睡姿很童年

最是初春的那場冰雪
冰封我少女抽穗的季節

夕陽紅入骨髓
月亮圓在眼中

翹首彼岸 是水遠的太平洋
我心酸的雙桅船
斷了風帆

楚歌

洞庭有河
有一條游動太陽魚的汨羅河

洞庭有山
君山美麗的枝頭上
美麗的句子
婆娑

洞庭有岸
八百里水鄉
一群水蓮
溫柔一群故鄉

洞庭有聲
對影天鵝
誰的湖面
無波

唐詩的水裡
浮我
游我

■徐江

約翰·丹佛

那男人死了。
直升機直墜入海，
鯊魚們追逐碎片追了一夜。

我不太懂力學：
有關墜落與浮起……
當電視上呈現滴水的殘骸
我在想：那個用聲音終年忙碌的男人
此刻如何在寒冷的海水中小憩？

我也不太懂一個歌手理想中的死：
在傾覆的那一刻，天與地逆轉
依舊是黑暗。但多麼浩瀚
颶風與雲層之上
內心的群星是否照常閃爍？

我聽歷了這一時代，太多死亡的音訊
唯有這一次
令我驚訝中略帶幸福地憶起
夕光中王府井初秋的誘人
一盤製作簡陋的磁帶，一首〈感謝上帝，我是個鄉下孩子〉……

如此，我一點點進入美
進入北京與詩歌，古老都城肅穆沉思的莊嚴
我吮吸了異域的敏感，寫出
被我同時代人所忽略的
我想，那遙遠的鄉謠歌手，定會對此表示贊同。

十年。在更漫長於我寫作的這十年以外的歲月
我聽過暗夜裡調頻傳來的他低低的歌聲

我在歌聲中睡去
然後費力地，一天天，一句句
唱出自己的歌。

人總是要死的，
可不該太突然。
那男人死了
裝殮他的，是天空和海洋。
理應如此！

他曾用愛和美來反抗一切
這潔淨的葬禮，勉強配得上他。
直升機直墜入海，鯊魚們兩手空空，忙了一夜。

一九九八年寄自天津

■蕭瑤

影子

太陽的熱烈月亮的高潔
流在街頭和紙上的血
都化作了身後的影子
豐滿而魅惑
橫穿十萬大山及瓊州海峽

一群饑餓又迷失的狼和羊
在我的影子裡集合
尋尋覓覓在茫茫的曠野
找一棵金秋的菩提樹
再找各自回家的路

1998.7寄自廣西

■小海

邊 緣

1

一條路穿過村莊
返回。黎明前
熟睡的陰影
把大地焐熱

醉酒的村長趴在地球上
尋找回家的道路

2

烏雲的錫兵在山上砍樹
風暴的白猿發出進村的邀請

3

北凌河繞著村莊流淌
月光進入更深的睡眠

在那兒，睡眠
是塊沉甸甸的石頭
溫熱石頭 滿足的石頭
來自天外

4

兩個互相吞噬的身體
都把黑夜當作各自的替身

■王軍章

鄉 景

朝輝由雲裡瀉出
碧草從天邊湧來
煙雲下的小村旁
一彎小溪
柔腸般浮游

所有的清新
成一方瀟灑的風景
盡收在記憶之中
淡淡又濃濃
咫尺且遙遠

鄉景
心潮停泊的港灣
一寸景緻
不知潤透
多少遊子的心

一九九八年寄自哈爾濱

寂靜是饑餓的謊言

5

悲哀進入日子的循環
但我們內心沒有一道創傷

高山，和他的狩獵者
湖泊，和她談話的女兒……

■歐陽煜

無題

死了的早已沉默
未死的也已，也已
在勃力帝克斯的淫威下
鋼也被彎曲

鋼也被彎曲
歲月徒然哭泣
希望的纍纍屍體
遍佈這片殺人的地獄！

To Him It May Concern

縱然你想
阻止死亡的登陸
避開青春的蜚蜚

你不能雕刻水的石頭
你不能夠

縱然你想
烏龜你的陽壽
江河你的繁盛

你不能復活骨灰的嫩手
你不能夠

縱然你想
千秋你的權勢
萬代你的英名

你只能在骨製的墓碑上

■心水

暗香浮動的相思

落葉吻別溫馨的五月
冬雨敲窗，呢喃著
我纏綿的思念
妳床沿風鈴聲聲呼喚
牽扯我寂寂的心靈
黃昏仰望西方晚霞
妳似踏雪而至的凌波仙子
對我癡癡凝眸，勾走
我孤單淒苦的神魂
我遂幻化為妳裙邊的彩蝶
纏繞著身前飛舞
怒放鮮艷玫瑰是妳展顏
芬芳如萬縷柔情
天涯咫尺，暗香浮動盈庭盈心
每次揮手，妳癡癡眸光如刀
割裂著我濃情的細胞
總要歸來投入妳溫熱的懷抱
六月冬雨纏綿像我
溫柔似妳，待我變為吻花憐花之蜂
日日夜夜旋舞於妳裙前

一九九八年六月於墨爾本

鑄你剝落的銘文

應該

狗肉應該燒著吃
狗皮做大衣
狗毛做襯裡
狗卵子丟進糞坑去

狗一樣阿諛的詩人

■野鬼

流 亡

我流亡天涯，以歌為薪
 靈魂的篝火把天堂照耀
 我從不乞求祝福，從不乞求再生
 神說：讓激情像雪一樣白白燃燒

撩開你那朦朧的面紗吧，我的妹妹
 且看我在佈滿荊棘的廣場赤腳奔跑
 （縱然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我也不敢發出一聲呼叫）
 當眾鳥在神的手上徹夜歌唱
 我卻被放逐到火星採集曙光
 梅呀，我的內心早已壘滿石頭——
 石頭唯一的悲哀在於沒有翅膀

請把痛苦還給痛苦
 請把死亡還給死亡

一九九八年寄自重慶

■吳懷楚

風 箏

蔚藍的天空
 襯出妳那彩色繽紛
 款擺婀娜的身影
 緊隨著風的節拍
 翩翩起舞

——
 ——
 並賀山東大風箏詩刊創刊

一縷銀絲
 這樣輕輕地
 繫著妳我
 這顆赤子之心
 牽動了整個神州
 和海外的情懷
 舞吧
 把妳底的溫柔詩情
 舞出多姿多采的華夏
 讓文化的波濤浪花
 洶湧澎湃的擊向
 五洲大洋

詩

訊

●本刊近期又與中國國內另一電子文學刊物《重慶文學》互連網頁。《重慶文學》網址是：<http://cqpoem.yeah.net>。

●一九九八年台灣僑聯總會公佈華文著述獎優勝名單，其中本刊同仁獲得佳作獎的計有：劉耀中（學術論著）；王露秋、吳懷楚、黃禮豐（詩類）；黃禮豐（散文）等。

●本刊同仁吳懷楚散文集《寒鴉集》經由洛城作家協會出版，定價十美元。

●詩人簡捷詩集《愛情草》今年初出版，並獲本年度台北僑聯海外華文著述獎詩首獎。

●此間《野狼詩刊》明年元月創刊，由原新大陸同仁、詩人秀陶、陳本銘、秋原、方圓等合辦。

●哈爾濱《當代詩壇》籌編的《中國當代詩人作家大辭典》、《中國當代文化名人大辭典》、《中國詩典》等書開始徵稿，意者請與該刊主編王軍章聯繫，通訊地址：哈爾濱市186號郵政信箱。

●由安徽《淮安》詩刊主辦的“中國當代十大傑出青年詩評家”揭曉。這十位四十五歲以下的傑出青年詩評家是：河北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陳超、《詩刊》副編審唐曉渡、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程光輝、四川省川劇學校高級講師楊遠宏、自由撰稿人，“非非”主要理論撰述者周倫佑、中南民族學院中文系教授鄒建軍、自由撰稿人李震、山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孫基林、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岳川、西南師範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副教授蔣登科。

●河南省詩人熊鷹繼《這邊的風景是畫片》後，又由北京燕山出版社推出新著《那邊的愛情真遙遠》，有意訂購者請與河南省南陽市北環路中段《南陽晚報》熊鷹聯繫。

中國胃

我從美國的黑夜走來
我從大洋彼岸的和平中走來
粘稠的胃液裹著我
你就是我要尋找的中國胃
我要歌頌的中國胃
我要吃掉的奶油和麵包

來了嗎 共和國的總統
來了嗎 要吃掉世界上所有生命的
——中國胃
來了嗎 穿著中國古老旗袍的小姐們
來了嗎 吟誦詩歌的朋友們
在這藍色老虎沙龍之夜
我來了 我帶著中國的胃
我帶著一支美國的歌
我帶著詩人的傷痕
我帶著詩人的孤獨
我帶著詩人的浪漫
我帶著我的微笑
回來了

在此岸與彼岸中沖擊
冷漠的大海和藍天
生命的東西回來了
我讀著父母臉上苦澀的微笑
我的胃渴望一頓共和國的飽餐
我看見了淋濕的原野
我看見了淋濕的天空
我撫摸動物身上的羽毛
飄飛的紅色

飄飛的虛無
在燒焦的陽光下消失

我打開醜製人心的罅子
你饑餓嗎 你孤獨嗎
你張開大口要吃掉歲月
令活著的人忍受恐懼

中國胃 開始走出古老的肉體
在市場上排列著黑名單
它要先吃掉誰 是俄羅斯
還是美國
中國胃不是地獄
但也不是天堂 一旦饑餓
它也許能吃掉你頭腦中的思維

一切傷口並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不流血的傷口
最可怕的是不饑餓的胃
最可怕的是不吃飯的胃

今天我回到這塊曾經
讓我傷心的土地
坐在快要斷裂的翅膀上
我看見灰暗的天空下
中國胃閃著金子般的光芒

你們知道嗎 中國胃
它想吃什麼
牛奶麵包已經填充不了
它的饑餓
母親的乳汁也讓它嘔吐



■蒙靈

西貢雨季

電腦和足球使它痙攣
使它困惑

睜開眼睛看一看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坐在井裡的青蛙
怎麼能看見整個天空
走不出肉體的中國胃
怎麼能嚐遍整個世界美味佳餚
中國胃 你不能再滿足你的
燕京啤酒和二鍋頭

歲月留給每一個人臉上皺紋
一代又一代的成長
一代又一代的迷惘
我所有的明天是否還有陽光
告訴我——中國胃
那些自殺的人是因為對死亡的恐懼
那些活著的人是因為對死亡的蔑視
中國胃——你感受的是活著還是死亡
攜著傷心的歲月
我回來了 我帶著
我被損害的頭顱
我被損害的名譽
我被損害的大地
我被損害的歷史
走向渾濁的記憶
走向一個空虛沒有內容的夢
走向一個酷熱饑餓的北京
走向一個吞噬我肉體的中國胃

雨季 是時序惡作劇的羅盤
一轉過來 便把西貢轉入
不是童話 也不是神話的
水的世界

往往 嘩啦啦一場滂沱大雨
粼粼水光沸動
遲遲疏通不了的水
彷彿直要把偌大一個城市
浮起

如果豪雨在白天
街道上過多的車輛
會擠身水中喘息
活像患了重感冒般
頻打噴嚏……
只有那些外來旅客
隔著酒店的玻璃窗看
忍俊不禁 滑稽傻笑

若是老天偏要西貢倒霉
大雨在晚間光臨
不管城內城外
國內國外
大家定以為
西貢一夜
便變成了
亞洲威尼斯

1998/7/17寄自紐約

一九九八年八月初寄自西貢

旅店

早在超現實主義揭發自由聯想之前，黑氏已孜孜從事此一技巧之試驗。無怪乎日後當超現實主義發起時，便尊奉黑氏以及路得里亞蒙(Lautreamont, 1846-1870)、韓波(Rimbaud, 1854-1891)共三人為該主義之先鋒，因黑氏其時猶尚健在，泊列東於第一次宣言中稱之為“當代最偉大的詩人”。

黑氏出生於法國南方靠近地中海的納邦(Narbonne)地方。童年居於田園，成年後遷於塵囂，這種城鄉之間的不協，以及對於田園的思憶一直是他早年詩作的主题。

廿一歲時，黑氏在巴黎一間印刷廠任校對，晚間工作，黎明時返居所寫作，生活清苦。結識畫家畢加索，馬蒂斯，布拉克及詩人夏卡不，阿保里奈爾等人。一九一五年出版散文詩集

〈Poemes en Prose〉，至一九二六年出了不下十二本詩集。全是自費出版，並親自印刷。一九二六年離開巴黎，鄉居於沙侖姆(Solesmes)一修道院附近，直至去世。這之間僅偶一去巴黎探訪老友，詩作仍按約每年一本之量出世。僅戰爭期間中斷過幾年。

黑氏之詩正如韓波一樣，“詩，一定要攻擊，最起碼也要規避理性的束縛。一首詩就是一途旅程，自己創造自己的終點。”其詩風結構之凝聚、非“個人性”之品質，與韓波之

〈Illuminations〉甚為接近。反不似超現實派的那些散漫的試驗。

之所以黑氏被世人列入超現實主義一群之原因，第一經他首創而日後被超現實派所繼承的技巧，如聯想的方式，驚奇的跳躍，以及異象之並列等，實難使他居身於該派之外；第二黑氏曾同阿保里奈爾，夏卡不同編〈北南〉(Nord-Sud)雜誌。此刊物為早期超現實主義者如泊列東，阿哈共(Louis Aragon)等人發表詩作之主要地盤。

我等待於奇異的金色苦楚中，午夜已過，這正是利於防禦風雨的時刻。我將在比風比寒冷更可怕的敵人面前經過。他正熟睡而我的手顫慄。一個小小的武器便已足夠，但這鎖頭及門的可怕的鬧聲，我將被恐怖的惡夢進擊。

黎明時，踮腳離去。另一聲嘆息，大街減去對我的敵意；但畢竟安詳及平靜何時才來？這時我憶起曾在特為我鋪就的軟床上入睡過。

除夢而外什麼也沒留下。

詩人

他的頭在燈罩嚇人的覆蓋之下。人是綠色，雙眼發紅。一個一動也不動的音樂家。他正熟睡；被截斷的雙手，奏著提琴來助他忘卻苦楚。

隨便那裡也不通達的樓梯繞屋而爬。沉復無門又無窗。屋頂上但見影子週圍蹦跳，然後躍入空無。一一摔下而又跌之不死。瞬間重又爬回樓梯再度來過，並一直著迷於那個音樂家，那人仍以他不聽命自己的雙手奏著提琴。

麻木的人

他憑欄擊著小頭上的雙耳，屋簷與他的肩平行，煙囪看來就像是他的頸。

雲促使房屋在園中行走。在電線及枝梢之間停了下來。沒有人再仰望天際。

最後當窗戶打開時，蛛網發出裂帛的聲音，而

他，頭雖未變，卻已失落他前一陣美好的王國。

線與形

雲隙有天際的藍；叢林的空處亦呈青綠；但城市的輪廓卻囚禁我們，迴廊的圓拱、窗的方塊、屋頂的菱形。

線，除線外一無其他，為了人類建築的方便。

我的腦中除線之外也無其他；要是我能把它們理出點頭緒來就好了。

候車室

你死亡的唇一吻，我便自這或將獨處一世的小客棧離去。沒有庭院，乘古老的驛車一逕上路，那車在沉靜並濃烈如煙的塵埃中一往直前。

旅程，安然的離別。我們將抵達，我們將無盡地上路，離去，無論多少次。

而那些樹，電桿，房屋都將依我們的時代而成形。

隱姓埋名的人

他的手杖第一次跌落，他退上行人道。

他的右腿自三角形的一邊移開，後面，他的年歲跟隨他。他真的老成這樣？

他的時間耗在阻撓女子們的謀略上。在十字路口他消失於陰影，車子將他帶走了。

他可能是一個國王，化裝成懦弱而淒涼的老頭子。

過長的旅程

這也許是他第一次看清楚什麼。他覺得自己掛上了那豪華列車的尾部，駛向某堂皇的終點，並

心神不屬地望著那些比他更快地倒退著的風景。所有失落的細節，加起來可以構成一個新的世界；但他什麼也不需要。他的兢兢業業擔當的角色有什麼意義他不瞭解。

即使最大車站的噪聲也不足以驚動他；但他最好能理解山坡的轉角處孤立的一群白房子。當它們沿海而行時，他所見到的唯有清晰的船帆。

對於他的雙眼同心，一切都顯得太大而且索然。他的頭一定得空著，什麼也不可以放進。

當他最後回到起點時，他的職責已盡，一日的任務完畢，他僅思及他生活所在的彈丸之地，那兒剛夠空間供他去死。

脫走的精靈

這樣多的書；這廟，厚厚的牆都是用書築成。裡面，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樣進去的，也不知道身在何處，我幾乎窒息了；天花板積塵成灰色。一絲聲音也沒有。所有偉大的思想都不再動彈；它們全已入睡，或者全部死掉了。這悲愁的大殿又熱又暗。

我用指甲抓著板壁，一絲絲地竟將右手邊的牆壁抓出一個洞來。洞成了一面窗，太陽雖然刺得我眼也張不開，但我還是禁不住地一直望出去。

原來外面就是大街，那殿堂已消失。我則面對另一種塵埃，以及圍住人行道的另一些牆壁。

天上的騎車者

街道已改作停車場。不過選手只有一個。他怎麼會這樣快呢？

你看不到他的雙手，只能見到現在已經代替腳踏的龍頭。他開始翱翔了！

你開始擔心他會跌下來，而沉重的車輛或其他行人會壓過他；不過在轉角處，一張窗玻璃吸

意象派詩人選擇

■鄭建青

在二十世紀行將劃上句號之時，不妨約略回顧一下世紀初誕生的意象派，因為它的誕生標誌著現代詩的崛起，而且無疑給當時已老邁的詩壇吹過一股清新的春風。

意象派是指聚集在倫敦的一群尚未嶄露頭角的英美詩人。他們自組詩社，討論詩歌理論和手法，發表意象派宣言，自辦詩刊並出版意象派詩集。因此，他們在這一時期寫的詩亦被稱為意象詩。不滿於英詩的陳舊風格和感情氾濫，意象派詩人便把眼光投向法國象徵主義，希臘抒情古詩，日本俳句，以及中國古詩和漢字。這種“古為今用，外為己用”的拿來主義對當時乃至今日的英美詩壇所產生的影響是不可磨滅的。從其歷史、理論、和詩歌實踐來看，意象派雖曇花一現，但不能不說它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文學流派，因為它尋求的是運用嶄新的意象去擺脫維多利亞晚期的陳舊詩風的桎梏，去探索和發現適合時代發展和要求的新的詩風。

意象派的理論家和創始人是英國人休姆(T. E. Hulme)。在意象派發軔之初，他曾寫過一篇《浪漫主義和古典主義》的文章，指出一個繁豐的時期過後，就需要去發現一個簡約的新天地，用新手法彈新調。其他重要成員有龐德，佛寧特，H. D.，阿丁頓，洛爾，弗萊徹以及其他外圍詩人。

意象派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1) The School of Images (1908-09)。準確地說，這一時期僅僅是意象派的先聲，在這一短暫的孕育期間，沒有什麼“意象詩”問世，可堪稱為意象詩的僅有休姆本人的一首《秋》。當時由休姆牽頭組織了一個詩社。詩人們常聚首在倫敦索河區的一家餐館討論聊天，話題大多是詩歌技巧和形式，如法國象徵派的自由體詩和日本俳句等等。在詩創作方面，休姆提倡詩要“絕對準確地表現，而不要贅述。”因此，詩人們時常為了煉字煉句而搜索枯腸數小時。

2) Les Imagistes (1912-14)。意象派真正登臺是在1912年。是年，龐德出版了一本詩集 *Ripostes*，並附有休姆的五首短詩。龐德在書中的註釋裡第一次使用了 *Imagiste* 一字，並說 *Les Imagistes* 是對休姆領導的 *the School of Images* 的承繼。扮演帥才的龐德在這一階段極為活躍，在由他和佛寧特擔任編輯的雜誌 *The Egoist* 上推出一些意象詩人，如 H. D.，阿丁頓，佛寧特，龐德，洛爾，弗萊徹，威廉斯，勞倫斯及其他詩人，並在門羅女士主編的芝加哥雜誌《詩刊》上發表了由龐德起草、佛寧特署名的意象派宣言和龐德本人寫的《意象派詩人的幾點禁忌》龐德的文章進一步闡釋了意象派宣言。他說，

“意象是理智與情感在瞬間的複合。”例如，他根據瞿理士譯劉

徹的《落葉哀蟬曲》，自由改寫為《劉徹》一詩，並把末行的抽象感慨“感余心之未寧”改為“依在門邊的一片濕葉，”以達到借濕葉的意象折射亡妃，讓理智與情感在瞬間複合的效果。除了辦雜誌和創理論之外，龐德還編輯了第一本意象派詩選《*Des Imagistes*》。

3) The "Amygists" (1915-17)。由於龐德和洛爾之間的摩擦，龐德遂退出意象派，轉而與畫家兼詩人路易士一起研究和倡導渦流主義，意象派的帥旗便隨之落入愛米·洛爾之手。從此，第三階段進入被龐德譏為“愛米派 (*Amygism*)”的時期。洛爾的貢獻即連續三年出版三部同名意象詩集《*Some Imagist Poets*》，並且把初期的意象派三原則擴大為六原則，可惜詩的質量已大不如前。這階段的詩大多違背“絕對不用與表現無關的詞語”的原則，簡約凝練如彫刻的風格亦喪失殆盡，語句變得冗長囉嗦，詩意模糊，感情氾濫。自1917年後，意象派逐漸淡出，成為詩人們可借鑒的一種詩歌創作手法。

以下是一些意象詩的譯文，佛寧特的意象詩三首已在《新大陸》十月號刊出。世紀之末，願這幾束“少少許”的也許近于習作的意象詩能吹一絲依舊清新的風。

■ 休姆 (T. E. Hulme)

秋

秋夜乍起一絲寒意——
我散步戶外，
看紅潤的月倚著籬笆
像一位紅臉農夫。
我沒有止步說話，僅點了點頭；
四圍是渴望的星星
臉色蒼白像鎮上的娃娃。

轉 變

風信子盛開時，
我曾心情輕鬆地走進山谷幽林，
走著走著，美如一塊芬芳的布
罩過來窒息我，縛我
不能動彈，薰昏于
她女性的柔美。
而今我走向末河，
一副慚顏，麻布裹身，靜悄悄
如窺探的土耳其人走向博斯普魯斯海峽。

斷 章

1
慇懃地鞠躬，彎樹嘆息：
我願把你們獻給我的太陽朋友。

2
三隻鳥飛越紅牆飛入落日的窯。
啊，勇敢而遭劫數的鳥從我眼前消失。

3
六月裡我走進林間，
剎那間美侖美奐如芳香的厚紗罩，
窒息我，
絆倒我，緊縛我手腳，

俘虜我。

碼頭上

在午夜靜悄悄的碼頭上，
在高高桅尖的繩索交織裡，
月兒纏掛。似乎遙遠的月
不過是小孩玩忘的氣球。

桅樓守望人

我聽見古怪的風聲吹過
寂夜裡的桅梢。
也許是海在吹哨——佯歡
掩飾恐懼，
就像村孩
經過墓地時打時哆嗦。

詩 人

大桌子光溜溜的，他倚著出神，
恍惚夢境。
他曾去過林間，與樹木交談散步。
也曾遊歷世外，
帶回圓的球體和石的意象。
他賞玩這些，在夢境，
在光溜溜的桌上。

築 堤

——寒苦夜一位紳士倒下時的幻想曲

我曾忘形于精湛的小提琴弦聲
和堅硬的人行道上金鞋跟的光閃。
如今我看到
溫暖才是詩的原料。
上帝呀，縮小
這陳舊星殘的天毯吧，
我好折疊在我週圍供我舒躺。

■ 龐德 (Ezra Pound)

地鐵車站

人群中幽然浮現的這些臉龐；
濕黑枝上的花瓣。

晨 歌

清涼如鈴蘭
蒼白濕潤的葉片
她拂曉時躺在我身邊

四 月

三個幽靈走近我
把我撕開
扔在地上攤著剝了皮的
橄欖枝的地方：
明霧下蒼白的屍體。

■ 阿丁頓 (Richard Aldington)

十 月

缺血的緣故
山毛榉葉色蒼白

經你一吻，我的唇
蒼白似山毛榉的秋葉

■ H. D. (Hilda Doolittle)

山之女神

捲起來吧，海——
捲起你的松尖，
把高大的松樹飛濺在
我們的礁岩，
把你的綠拋向我們，
用你一堆堆的樅覆蓋我們。

潭

你是活的嗎？
我觸觸你。
你像海魚顫動。
我張網捕你。
你是甚麼呢，被縛住的？

梨 樹

銀塵，
你揚自泥土，
臂不可及地
高高聳立。
啣，銀，
我臂不可及的銀，
呈我們一片繽紛；

沒有花曾開放
如此執著的白瓣，
沒有花曾綻開
如此珍稀的銀；

啣，白梨樹，
你的花簇
開滿枝頭，
攬夏與秋實
在紫花心。

(上／待續)

海南旅宿抄

有馬敲善／王翔譯

鹿回頭遠望

很久很久以前在五指山山麓
一個非常貪心的地主
為了得到鹿茸
指使那年輕的黎族漢子
去獵鹿

有一天那漢子發現了鹿
三天三夜的追逐
終於把鹿逼上了三亞灣的懸崖
突然鹿眼流下淚水
變成了美麗的姑娘

漢子丟掉了箭
不久後就和姑娘結合
並收拾了貪心的地主
救出了被當作人質的母親
幸福地渡過一生

如今 站在三亞灣的虹橋上
靠岸漁船的遠方
昨日探訪過的鹿回頭塑像
在傳說的懸崖上變成白斑
清晰地浮了上來

大小

正午
一塊很大的木板
並列地寫著數字
五元 十元的紙幣放在那兒
無言

被太陽晒黑的中年女人前面
三粒骰子 在大碗裡
她蓋上黑蓋子
雙手上一振
無言

黑蓋子打開
骰子的總數決定勝負
賭大小的男人們的紙幣
操縱在女人熟練的手中
無言

三亞大橋邊
人來人往的市場附近
坐著的女人和蹲著的男人
被熱帶的太陽照著
正午

通什附近

連綿不絕的山道
舊汽車蜿蜒而上
腸被顛得快翻了
終於到達那望見五指山的高地

穿著紅布刺繡的苗族女郎
脖子上纏著粗活蛇
在兜賣土產

通過紙筆
和她商討茶價
她搖搖髮髻
突然用拿筆的手
擰了擰我的耳垂兒

啊 六十多年前
在群山環繞的丹坡 小村裡
被母親訓斥時
也是同樣的情形

買好茶
一種說不出的痛
依然殘留耳根

伊沙 伊沙 詩英譯八首

Denis Mair / 譯

Traitor to His Country

叛國者

Traitor to his country
He turns up on foreign soil
At a soccer stadium
In the second row of the bleachers,
A middle-aged man
Wearing dark glasses
With a part in his hair,
He watches the soccer team
Of the land he turned his back on.
Now it's the kickoff:
His small-footed countrymen
Can't play a high game.
The traitor shouts and waves a flag,
Charged up with fighting spirit.
He's an overseas Chinese,
Captain of the cheerleading squad.
The homeland that has out an order
For his arrest, sees him on T. V.,
Feeling a little resigned,
Not knowing whether to laugh or cry.

History Wouldn't Write It, So I Will

歷史寫不出的我寫

The campus in June of 1989
Was like a city emptied out
After an air raid alarm.
The children were tired of playing: they had pulled out.
The emptied-out classrooms, the emptied-out halls
Made the place free for campus lovers;
My girl and I did not withdraw.
Behind the curtains in the girl's dorm

With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on us, we made love.
That warm, mild girl found courage,
I let myself go gracefully.
Virgin blood stained the white bed-sheet,
It was a flag, a shroud for something gone.
She washed it and hung it at the window;
It waved in the wind.
The sharp pain of history passed through me
And was sealed in my girl's heart.
For days on end we died and came alive
But the sun came up as always.
The way the days passed
After June of 1989,
You'd have thought we'd had enough of life.

Highway Bar

公路酒店

The bar next door
To the gas station
Is my gas station.

In dim light pouring smoke
From their throats, a thousand cars
And a thousand dented
Wanderers... pull up together
For a night of carousing.

I am one who sits moodily
Ragged voice tired from singing,
Too broke to buy a glass
When the thirst hits.

For which the bargirl deprives me
Of my crucial working part.
In the fit I wrench the wrists
Of three people trying to steer me.

And it gets darker.
The highway's eyes are blind,
White flash of headlights under my brow,
I'm out alone on the road tonight.

Song of a Love Child

童年之歌

I am a child born out of wedlock
Commonly known as a "love child"
At mid-century, in this country
A man and a woman put a pan on a stove
And cooked me up.
Flight was the man's number one plan,
So he took off for parts unknown.
There is no bad blood between us:
We never so much as crossed blades.
With her belly full of bitterness,
The woman brought me up.
I call her Mother.
At thirteen I carried her sedan chair
To marry her off.
Mom! Here's for thirteen years
You spent unloved for my sake!
But what first year,
No matter day or night,
You two went at it with such fine abandon!
As for me, I grew up stronger, taller
Than the offspring of families,
And my thoughts come in greater variety.
Here among the dazzlements of this world,
What do I lack?
I lack for nothing.
The great poet Yisa
Writes these words:
"I am my own Daddy!"

Into the Thick of Life

走向生活

This is a crying shame

Er-niu.

You are fully armed and walking straight ahead,
Even if you run into your Dad you won't turn back.
Into the thick of life, *Er-niu*,
To be a gang-boss for roadside chickens.

This is a crying shame

Er-niu, to see you

In this trade that needs no start-up capital
Hawking your stuff along dark streets
Swaying your hips before eyes that glow green.
Trusting your luck.
You imagine your customer will be kind
Or maybe nasty enough to spend money like dirt.

This is a crying shame, *Er-niu*

You grab my arm as I go by.

I pull off my hat: don't you know me

Your little boy Cousin of five years ago?

If I grab you by the neck will you listen to me?

I'll buy meat-ration coupons for every part of you

If only you will never sell them again.

On a Barren Mountain

荒山之上

I come alone to this barren mountain
No scenic view, all bleak and bald.
The top is bare of trees
And human traces.
I wander the slopes distracted
And listless. Might as well go down.
Suddenly, on the shadowed side
I see something,
A spot of dull-white on loose rock
A thrown-away condom
Smudged with dust, drawing my eye,
Translucent and finely made.
It stands for love. On a certain day, a certain month,
Love was made on this barren mountain.
The bliss of that loving couple
Was not barren on this barren mountain,
No more than in bed.

Now that I think of it, the world
Has something worth being around for, like this barren mountain.
While the sun is still up,
I squat on the slope
And ply the trade of archaeology.

Gatherer of Corpses

悲憤的收屍者

In the winter time
I found work to do:
Gathering corpses of poets.
That is, on days of warm-weather
A brick flies toward a crowd
And *slam*, down falls the poet, a whole group of poets,
A flurry of suicides
Solving their problem of being alive,
Lightening the burden of the earth.
In sorrow I gather the corpses;
I piously trust they have entered Heaven.
I can only pick up
Their fleshly envelopes and clothes.
All through the winter I work
I work without stopping,
May be I'll even get paid.
Secretly I hope
They will give me a share
Of sunlight from Heaven.

Haunted Amphitheater

恐怖的舊劇場

The old amphitheater is choked with weeds,
Overgrowing my open-air memory,
Those were days when movies were not shown,
Sitting in a certain row, a certain seat,
The hottest subject of rumors that year,
Lived upstairs of the projection room,
There was movement in the curtain,
A cough came from behind,
Like an ending I could not foretell,

I turned my head and saw something
Like an ending I couldn't foretell,
There was movement in the curtain,
Lived upstairs of the projection room,
Was the hottest subject of rumors that year,
Sitting in a certain row, a certain seat,
Those were days when movies were not shown,
Overgrowing my open-air memory,
The old amphitheater is choked with weeds.

注：中文原詩見伊沙詩集《餓死詩人》（中國華僑出版社1994年3月版）。

譯者簡介：Denis Mair，中文名梅丹理。美國詩人，漢學家。現居西雅圖。曾受聘於台灣天人修道學院。現任The Temple詩刊中文編輯。出版譯著多部。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摘星的少年》自序

我把我的一生分為三大時期：大陸、台灣和美西。因此，我編我的自選詩和寫我的回憶錄，也必須加以三分，使之相互配合；而凡是我走過的人生之路，皆有詩為證。

一九九七年夏開始工作，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到現在為止，自選詩卷之一已編就，回憶錄第一部也告殺青了。按照預定計劃，接下去，我就要動筆寫回憶錄第二部，編自選詩卷之二了。一定要等到全部工作完畢之後，方可交由一家出版社將之一同印行。現在且讓我來談談有關本書的一些話題吧。

從前在大陸時，我早就出過幾部詩集了。離滬赴台之後，我把它們和一些尚未出過單行本的大陸時期作品收集起來，去掉一些太差勁的，依其寫作年月先後，編成《摘星的少年》和《飲者詩抄》厚厚的兩巨冊：前者始自我開始寫詩的一九二九，迄於一九四二，共收詩一百八十二首；後者始自一九四三，迄於一九四八，共收詩一百六十二首。現在我把它們再度嚴選一番，前者只保留九十首，後者只保留八十八首，共計一百七十八首，將二書合成一書，仍名之為《摘星的少年》。為什麼？因為這些都是我在三十五歲以前寫的，而且這首詩也是生平得意作之一，所以這個書名應該是再好也沒有的了。當然，這其中，很可能還有一些

比較薄弱的在，那也只好由他去了。因為我的時間與精力很有限，而想要做的事情又太多。

我編我的詩集，一向採取目錄編年法，分年而不分輯，如此一來，你就可以知道，那些詩是在那一年寫的了。如果你一面讀我的詩，一面看我的回憶錄，那你就更能了解，我的某些作品，是在怎樣一種心情之下產生的。至於寫作地點和生活情況，亦頗有助於你對我的詩之欣賞，而獲得一種至高之享受。

古人有悔其“少作”者。而我，才不哩。不過，不是全悔，亦非全不悔，而是有悔有不悔。大體上說來，從開始寫詩的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三，這最初五年所寫的“少作”，被保留了下來，略事修改而編入本書的幾首，還是很可珍惜的。這其中，尤以〈八行小唱〉為最重要：

從前我真傻，
沒得玩耍，
在暗夜裡，
期待著火把。

如今我明白，
不再期待，
說一聲幹，
劃幾根火柴。

就憑著這幾根火柴，我自己照亮了我的前路，而一直走下來；到如今，都八十五歲了，還在繼續

向前走。我的“人生之路”是既崎嶇坎坷，而又多蛇蝎荆棘，到處充滿了危機，的確是萬分的艱難。然而我的“詩路”卻大放光明，時呈異彩，一枝寫詩的筆，始終不肯離開我的右手。無論生活如何窮困，環境如何惡劣，饑寒交迫到了何種程度，我都不會叫一聲苦，不會屈服於命運的安排之下，因為我是為詩而活著的。詩是我的宗教，詩是我的一切，只要一想到詩，我就勇氣百倍，敢於面對任何挑戰，努力奮鬥，殺出重圍，大踏步地前進。我是有理想的，我是有抱負的，我不是經不起試探的！

不必否認的是，我最初五年的那些“少作”，多為押韻的格律詩。而自一九三四年始，我方成為自由詩的選手，“現代派”的一員，而這完全是由於讀了戴望舒的《望舒草》之所致。我從不諱言我年少時曾受過戴望舒與李金髮的影響，但我很快就發覺了這個毛病並極力擺脫之而走上我自己的道路，完成我獨自的風格。關於這一點，我在回憶錄中已有頗為詳盡的交代，茲不贅。

說到我的詩風，時而豪放，時而婉約，可謂陽剛與陰柔兼而有之。而其表現手法，則大體上和法國的象徵派、美國的意象派頗為相近。我也曾寫過一些超現實主義的詩。但我是個本質上的抒情詩人，因此更多使用寫實的手法，而其徐緩的節奏和低徊的調

子，往往可以賺他幾顆女生的眼淚下來，每當我朗誦時。而總之，採取什麼樣的一種表現手法，要看所處理的題材如何而定，此之謂題材決定手法。例如〈摘星的少年〉，這便是一首標準的象徵詩；而與之同時創作的〈吠月的犬〉，則係一種超現實的境界。把兩者放在一起，乍看

之下，誰會相信這是出自同一個人的手筆呢？可是我就有此本領：我的題材是多種多樣的，我的手法是千變萬化的。我觀察自然，我體驗人生，我儲存經驗在我的心靈的大倉庫中，那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故說：詩乃經驗之完成，詩乃人生之批評。而讚美其所當讚美者，詛咒其所

當詛咒者，此之謂批評。然則，去吧，我的詩：去航行時間的大海！去接受無情的考驗！

是為序。

一九九八年九月六日
紀弦記於美西堂半島居

紀弦回憶錄第一部

《二分明月下》自序

◆紀弦

我把我的一生分為：大陸、台灣和美西三大時期，因此，我寫我的回憶錄和編我的自選詩也必須加以三分。而凡是我的詩的愛讀者，一面讀我的自選詩，一面看我的回憶錄，那就更能有助於對我的了解：我的生活決定了我的詩；不同時期的生活產生不同時期的作品。

很久很久以前，遠在五、六十年代，在台灣，詩人 弦，早就第一個勸我寫自傳了。來美後，詩人方思，也曾向我表示過同樣的期望。而到了九十年代，過了八十歲之後，我想我是應當正式開始來做這件事了。何以說“正式”呢？原來去年夏天，當我開始動筆以前，早在七、八十年代，我已經“非正式”地寫了一點東西，交給穆中南主編的《文壇》登載；另外還有一些片段的紀錄和零星的回憶，交給《文訊》、《聯合文學》、《聯副》、《中副》等報刊發表過了。現在我把各項資料收集起來，有計劃地、有系統地從頭開

始，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到現在，不但已把回憶錄第一部《二分明月下》十萬字寫完，而且也把與之相關連的自選詩卷之一《摘星的少年》一百七十八首編就。自己認為工作得還算相當圓滿，所以就寫信分別向 弦和吳慶學報告一番。當然，接下去，我就要寫回憶錄第二部和編自選詩卷之二了。

詩人吳慶學和我相識已有十幾年的歷史。他本來是我的詩的愛讀者之一，而且十分地陶醉，素有“紀弦迷”之稱。我也把他當做我的知己與知音看待，友情超乎一般以上。我曾說過，而今而後，只為吳慶學一個人寫詩，只向吳慶學一個人發表，我也是心甘情願的。由此足見，我對這位朋友，竟是何等的重視！

至於本書的書名，何以名之為《二分明月下》呢？原來我小時候，由於父親追隨國父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南北奔波，居無定所，以致十二歲以前的我，從未在任何一地任何一校讀完一學期

的；直到一九二四年定居揚州，這方受到良好的教育，而決定了我一生。唐人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在揚州。”按：此言揚州之繁華甲於天下也。後因以“二分明月”為揚州之佳話或代稱。是的，我是揚州人。雖非土生土長，但我以揚州為我心目中的故鄉，這一點，誰還能否認呢？啊啊揚州，我多麼的懷念！

說到我大陸時期的生活，三十年代以前，可謂多彩多姿；到了四十年代，就萬分辛苦了；既有幸福與快樂，也有不幸與悲傷。而我生逢亂世，噩夢總比美夢為多。尤其是在抗戰勝利以後，我在上海所遭遇的誣陷與打擊，至今仍無法得到名譽損失之賠償。但我終於“跳出陰影”了，因為我是無辜的，我是清白的，我是為詩而活著的。好啦，到此為止，我不再浪費筆墨了，那就請你一章跟著一章地翻下去吧！

一九九八年九月三十日
紀弦記於美西堂半島居

英國現代貴族詩人——伊迪斯·西特維爾

§ § § § § 劉耀中 § § § § §

英國喬治·西特維爾男爵和他的美麗妻子——意大利貴族之後裔，婚後1887至1897的十年裡，生育了三個子女，各相隔五年。在這個書香門第，充滿著濃厚的哥德式氣氛中，子女們除了接受嚴謹的正規教育之外，還可以博覽家裡眾多的藏書。他們自幼受到詩書的熏陶，加上後天的修養，姊弟三人先後成為20世紀英國優秀的詩人。姊姊伊迪斯於1954年被女皇伊麗莎白二世冊封為“大英帝國大十字勳章夫人”；比她小五歲的弟弟奧斯伯特不但是詩人，還是諷刺小說家；比她小十歲的弟弟薩謝弗雷德對於藝術領域的作品更勝一籌。這個家庭不但是貴族之家，也是詩人之家。

1887年9月2日，伊迪斯出生。男爵夫婦渴望生個兒子，不免有些失望，便把伊迪斯交給乳母喂養。

喬治男爵是一位開明人士，為人和善、風趣。他的妻子卻是一個典型的歐洲貴族作風，藐視一切，居高臨下，還帶幾分做作。伊迪斯繼承了母親高大的身材。她沒有得到父母的照顧，養成了獨立而不可征服的人格。有時候她自怨自艾地“為什麼過早地來到這個家庭，一棵熱帶的野生植物，為什麼偏偏生長在寒冷的北方？”她沒有進學校，而是由家庭教師司教。那時她就對詩歌發生了興趣。

伊迪斯成年後，身高183公分，她並不掩飾這個異乎常人之處，反而以凸顯身高為特點，著長裙加披肩，滿身珠寶，炫耀奪目。一頂寬沿華麗的帽子下面，是一張狹長的面頰，低垂著沉重的眼瞼，遮住了一雙深深凹陷的大眼睛，有時圍著回教的頭巾，增加了不少神秘和異國情調。這一身打扮，加上她的家世，十分引人注目。她有些異乎尋常的怪癖，終身不嫁。旁人見其怪，她自己卻是自我欣賞，認為不怪則非盡善盡美，這樣才能與她的優越感相稱。

伊迪斯住在古堡中，自得其樂。讀書範圍很廣泛，諸如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的作品、史坦因的著作、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齊其里的文章，以至俄國革命家托洛斯基的學說等莫不涉獵。

伊迪斯被讀者奉為技巧嫻熟的詩人，因為她對詩歌的節拍與韻律素有研究。她出生在斯卡伯勒(Scarborough)，成長於祖傳的蘭尼蘇(Ranishaw)大殿古堡中。在那裡實驗寫詩，她的詩調有時粗糙刺耳，有時美妙動聽，尤其不喜歡採用傳統寫詩的手法。她認為傳統的運用比喻，達不到感情上的交融，默契勝於描寫。因此她的詩主題鮮明、新奇，甚至怪誕。而她弟弟奧斯伯特和她的文風大不相同，奧斯伯特以文筆優雅取勝，雖然有時晦澀難懂，

語言華而不實，但充滿幽默。這可能由於他就讀於伊頓，1912年參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服役於浪漫的法國之故。戰後的1919年就棄軍從文了，將武裝作戰轉為筆墨戰。伊迪斯的小弟弟薩謝弗雷爾(Sacheverell)是在伊頓大學和牛津大學讀書，以旅遊和文學為嗜好，文筆富於藝術性。

1914年，伊迪斯27歲，被她的乳母海倫帶到倫敦。介紹她閱讀了法國象徵詩派及藍波的著作，這對她有很大的啟發。讀了藍波的〈在地獄的季節〉把英國看作一個寒冷的荒原；貴族卜滋華的庸俗主義，虛偽得像是帶著面具。窮困的社會被掩蓋，而英國的霧氣，遮斷了陽光的照射，使寒冷的地區越加寒冷，她不愉快，猶如一位統治著一片不毛之地的無奈公主。她的詩作影響了當時英倫的詩壇，那時英國正盛行著喬治派的模型，而在那個時代佛洛伊德和榮格心理學影響尚未波及英國。

下面一首詩，反映了她這個貴族“公主”的心理：

心臟和大腦

雄獅告訴母獅：“當你化做黃土，
失去了太陽般的熾熱，
(即使不喜愛，仍有色慾衝動)——

直到骨血重現精華。
凸起的肌肉，像大海的波浪滾動，
明亮的爪尖，鋒利如玫瑰刺，
縱然我們不做愛，
到那陽光溫暖了心，冷月入了骨，融而合一。”

當白骨橫臥在砂地上，
“偉大的金星，帶著太陽的餘熱，
勝於黃金，強於一切，
黃褐色的雄獅，彷彿被火焰吞噬。
卻仍然活躍……這就是心臟
力大無窮，我曾經是大力士
曾是參孫，強壯如海洋中的標柱

但是心中的火毀滅了我，頭腦也變得愚鈍。”

太陽告訴月亮：“當你是那樣孤寂、蒼白和萎縮時，

我呢，在森林中，死神徜徉在我的金色盔甲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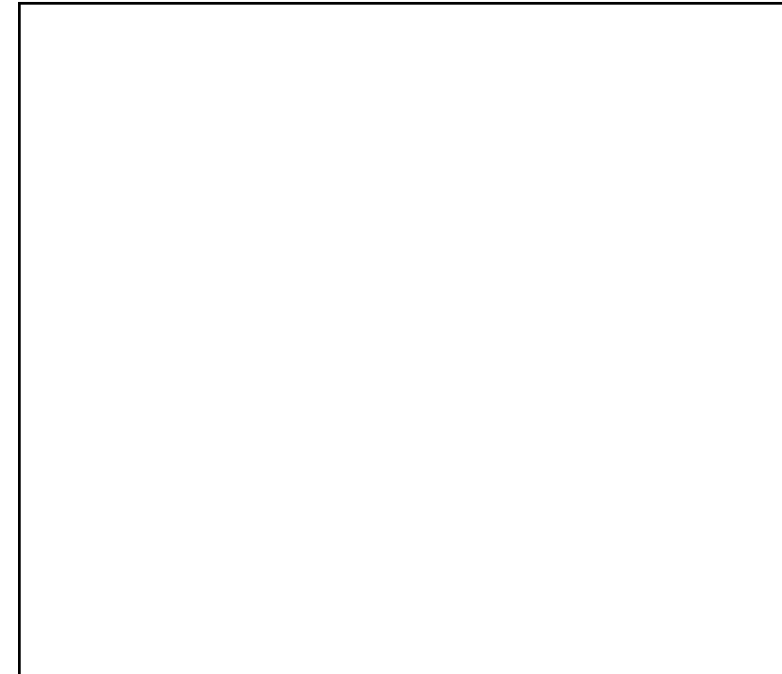
絕望的愛情就是這樣，

從不說時間已過，

心中的慾火和精神之火，將要合二為一。”

關於西特維爾家族的三位著名詩人、諷刺小說家、作家的著作，在其他書籍裡，可以查出，但都是分別敘述，接著作分類列出，筆者現將姊弟三人的重要作品及文藝活動，依年序陳列於下，供讀者參考。

1916-1921的五年內，伊迪斯協助創辦了一個年刊，名為《車輪》，專門刊登現代詩，他們姊弟三人都是年刊的主要撰稿人。這是伊迪斯自費出版了她的第一



W·路易斯畫

部詩集《母親》之後的文藝活動。由於該刊物的作品，幾乎都是反對“喬治派”文藝的論點，而招致一些評論家們的非議。例如有人說，《車輪》只不過是記錄了那個時代的歷史而已；伊迪斯過於重視象徵，什麼獅子、孔雀、玫瑰、血液和骨頭等等。甚至認為伊迪斯的組詩〈門面〉也不過是受意大利影響的前拉斐爾派的產物罷了，沒有什麼了不起。

〈門面〉組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伊迪斯擺脫了家族的羈絆，到倫敦去工作，和兩個弟弟一同反對英國因發國難戰火財而致富的“暴發戶”有感而作。

1923年，她自己上台朗誦過這個作品，連伊麗莎白公主也蒞臨聆聽過。音樂家威廉·沃爾頓曾為這部組詩譜曲配樂，1931年〈門面〉改編成芭蕾舞劇，第一次上演後引起轟動。1954年，英國女

王伊麗莎白二世封她為“大英帝國大十字勳章夫人”絕非無的放矢。儘管如此，還有人譏諷她是一個沒有成熟的貴族小孩，還有英國戲劇家罵她“荒謬”。名評論家路易士誣蔑她是怪物，一個殘酷而貪婪的“老Harpy”，人面獸身的女人。這些評論家無論他們是出於正義或是惡意，我想總有幾分英人的大男人主義在作祟罷！

在姊弟三人耕耘《車輪》年刊的三年後，奧斯伯特索性退伍，投入文藝創作中。同年他寫出詩集《阿爾戈瑙特和古格瑙特》，次年(1920)寫出諷刺小說《溫斯頓堡世家》，1923年出版詩集《絕情》。1926年出版的《攻擊之前》，一炮打響，奠定了他在英國文壇上的地位。這部小說充份地暴露了英倫上層社會的虛偽和墮落，代之而起的，將是英國的中產階級這股新生力量。就在

這一年，小弟薩謝弗雷爾29歲，寫出一部自傳體的《一日一夏》幻想曲。

1927年，伊迪斯完成了《鄉村輓歌》詩集，1928年薩謝弗雷爾寫出《南方巴洛克風格藝術》，1929年寫出《哥德式的北方》，因為他出生在斯卡堡，成長在一個富有哥德式的家庭中，所以深有體會。1929年奧斯伯特寫出現代荒誕派小說《茫然若失的人》，採用變形手法，一反常規而作。1930年寫出著名短篇小說《啞巴動物》，1933年用《茫然若失的人》的變形而又不失其形式的手法，寫就《西奈島的奇蹟》。

1930年伊迪斯發表評論作品《波普》，同年薩謝弗雷爾完成了一部著名的敘事詩《多恩博士和高康大》以及《茅利塔尼亞》摩洛哥遊記。

1933年，伊迪斯寫了《一個主題的五種變化》和散文集《古怪的英國人》，1934年的《現代詩概述》，1940年《新詩與舊詩》，給人們印象最深的是當大戰中德國轟炸倫敦時，她寫的《不停的雨》。她那縈繞人心的朗誦音調，儼然如同20世紀的耶穌受難記，使人感動、難忘。她痛恨戰爭，曾憤怒地譴責美國利用原子彈轟炸廣島。1943年她又寫了《詩人札記》，這一年她父親喬治男爵去世，由她弟弟奧斯伯特世襲了“準男爵”的爵位。而薩謝弗雷爾就在這一年寫了《顯赫與痛苦》。

奧斯伯特承襲了準男爵的爵位後，寫了五本自傳：《左邊！右邊！》於1945年完成，並寫了

《緋紅色的樹》，48年寫了《多美好的早晨》，49年寫出《鄰房中的笑聲》，50年寫了一本傳記，是回憶他父親喬治男爵的。喬治的風度躍然紙上，被讀者認為是最著名的回憶錄之一，把一個古怪的西特維爾家族寫得活靈活現，使喬治被評論家評為“最不可思議的家長”。

伊迪斯於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後的46年，寫出歌頌英國女皇伊麗莎白一世的作品《伊麗莎白的鼓樂》，62年又寫了《女皇與蜂箱》；49年寫出《玫瑰讚歌》；53年寫出《園丁們和天文學家們》；62年寫了《被棄者》；64年完成了她的自傳，65年出版。然而這位金雀花王朝（自亨利二世至查理三世1154-1399的英國王朝）的後裔，於1964年因心臟病而逝世，享年77歲。幸好在她75歲時，在倫敦重演了她的芭蕾舞〈門面〉，由音樂家沃爾頓親自指揮，這對她是莫大的鼓舞。她在1955年信奉了天主教，使她死時，心境平靜。比她小五歲的弟弟奧斯伯特在她去世後的五年，在義大利的蒙塔尼納去世，也享年77歲，“準男爵”的爵位由薩謝弗雷爾繼承。薩謝弗雷爾寫了《修道士、修女與修道院》，完成於65年，68年寫了《重遊南方巴洛克》，其他作品還有42年完成的《原始部落的風俗》。

伊迪斯生前交結許多朋友，有詩人湯瑪斯、勞倫斯和路易斯、“百花園”文化界名人吳爾芙，還有赫胥黎、愛德文、高斯等等。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讀者喜歡歐洲文化，於是在紐約上演

了她的〈門面〉。因此，她訪問了好萊塢，順便到洛杉磯的中國城一遊。認為美國不會管理經濟，才出現了“貧民區”，而且美國的大眾文化也不怎麼樣，美國人對她的評論感到不安。她在好萊塢結識了著名影星瑪麗蓮·夢露，她喜歡夢露這人的聰穎。她們促膝談天，從哲學談到魯道夫·斯坦納的通神論，夢露極力追求精神上的滿足，和她在影片上的形象相反。

伊迪斯的男朋友是從東歐跑出來的畫家柴利朝。柴氏的畫帶有後現代色彩，對後來的畫家頗有影響。伊迪斯晚年，社會上給她不少榮譽頭銜，50年任皇家文藝社會副主任，使她成為一個主要詩人。她的作品影響了詩人戴倫湯瑪斯、嬉皮和朋克派文化青年。她代表英國貴族叛逆的一派繼藍波之後影響較大的詩人，也可以說影響了20世紀文化，搖滾樂詩人、婦女解放運動、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解構文化等等。而伊迪斯本人是不願脫離貴族的背景的，也就是說不放棄她的貴族傳統。她的一生都是在大英帝國影響下的藝術和藝術家的中心，她自己承認有雙重人格，正如羅馬門神的兩面像，一面是高興的表情，另一面是哭泣的臉孔。她的強硬個性代表了大英帝國20世紀的文化人物，一方面施展她的帝國侵略，另一方面又搞人文主義、反戰文化等等。

伊迪斯的崇拜者有兩類：一類是專心閱讀她的作品而心悅誠服的讀者，另一類則是羨慕她的貴族身份，輝煌的家世，以及對她的好奇。



《新大陸》詩雙月刊
編輯先生：

我很感謝貴刊在第48期發表了復旦大學中文系吳立昌教授給拙書《詩人與哲人》的寶貴評論。關於吳教授在評論中提出的“靈魂”問題，現時的科學尚未有確實的答案。瑞士心理學泰斗榮格的理論仍然在發展中，他生前一向認為其工作範圍是科學的而非唯心論的，所謂靈魂即是想像，因之“後榮格派”心理學家希爾曼提倡“原型心理學”，他的術語是“賽克就是想像”(Psyche is imagination)。

在想像中出現的原型有一種叫 Psychoid Archetype (賽可德原型)，這是榮格晚年提出的一個新概念：“假想”(Psychoid)，所謂“假想意象”、“假想原型”、“假想無意識”。據《韋伯斯特國際新辭典》，它類似於心理能量，像光波一樣難以測量，是超驗的，超越了個人的經驗領域。這一概念的提出，是對現代心理學最大的挑戰，為將來的心理學研究提出了中心課題。

榮格所說的“假想”是無意識的，超驗的，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區別的。但整個人類和每一個人皆有其儲藏。它積淀在人腦中，在人的心理中活動，類似於身體的機能和本能。它有比“自我”更強的意志，有其自己的生命，能夠自我複製。在他寫的小冊子《向死者的七次佈道》(見拙著《建造靈魂的廟宇——西方

著名心理學家榮格評傳》，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內有其譯文)裡，榮格已談到玄理領域和“假想”領域。“假想”領域是超越心理領域的，是在存在與非存在、真實與非真實、主觀與客觀、有形與無形之間，將“心”與“物”聯繫起來的原則，是“敬畏”的表現。榮格要把握的是：1. 意識到每天的事物；2. 提升與超越；3. “假想”意識。但現代主流心理學尚未接受榮格的這個概念。

榮格的概念是以“同時論”原則為基礎的。……須知我們人類的發展進程正處於“門檻”之中，“門檻意識”會使“假想”出現。在門檻中表現出來的既非玄學亦非物體，就像羅馬帝國的門神雅努斯(Janus)有前後兩付臉孔！……這種想法早已得到物理學家保利(W. Pauli)和藝術家恩斯特的承認。……

榮格所醫治的疾病不是肉體的傷口或心臟、血管等等，而是精神、靈魂的創傷。哈定在《心理能量》一書中論述了“賽可德”的意義，她指出，“賽可德”是出現在意識邊界的現象和出現在心理進程與其生理基質相遇的地區的因素。“賽可德原型”的出現在於對“神恩”和“神的干預”的需要，那些意象出自超驗的領域，或出自無意識。因之榮格基本上相信上帝，喚之或不喚之，“他”都在那裡。

“賽可德原型”即是榮格所謂的“原型本身”，……中國的菩薩概念就是受了“賽可德原型”的鼓舞而產生的，表現了中國人的智慧。所以榮格說，東方的心理學比西方發達而領先兩個世紀

之遙。

榮格指出，“賽可德無意識”與一般的無意識不同，它猶如紫外線光譜的尾邊，是用肉眼或儀器觀測不到的。但它可能達到意識。現代科學家如卡普拉(F. Capra)和伯姆(David Bohm)等人已不否認榮格所說的生物學能具有天賦“知識”的形式(A form of innate “knowledge”)。它可以對生存和命運有所支配。伯姆用現代光能理論來解釋榮格的這一概念，並說有些訊息能流動得比光速更快，是超越光速的！

有如法國精神分析大師拉康(J. Lacan)所說，真實之概念是不能直接認知的。當尼采寫下“上帝已死”時，就是unus mundus之死。榮格要超越尼采。愛因斯坦後來因提出所謂“統一場論”而備受攻擊，幾至名譽掃地，而榮格研究的是心理學，則有宗教作為護身符。

榮格曾指出“範型”(urbild, 古老的圖形)在歷史上經常出現，有的是遺傳性的，有的是“原型本身”，那就是出自另一無意識領域的“賽可德原型”。榮格終生都在等待“大夢”，就是等待“賽可德原型”在夢中出現。“賽可德原型”與現象學大師胡塞爾的“超驗自我”一樣，找不到科學上的根據，但總比弗洛伊德的“超自我”高明。因之我認為吳教授給榮格對靈魂概念的評語只局限於榮格早期的學術和對其的認識。在西方學術界內，全懂榮格思想的人也沒有許多……

劉耀中敬上
1998年10月6日洛杉磯



●張默新詩集《遠近高低》以手抄本形式於今年 月由創世紀詩社出版，卷首有向明、渡也的序和秀陶給作者的信。



●《人文風景的鐫刻者》。

●。

●。

●。

●。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編輯中	\$8.00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想保存，請轉送他人